

2016太平洋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Poem 'n Go!

寶可夢，詩可夢

—— 詩在遠方，也在生活週遭

序

詩無需定位，在你我身旁／花蓮縣文化局長 陳淑美 | 02

2016太平洋詩歌節節目單 | 04

關於洄瀾詩社 | 06

詩人讀詩

詩寫花蓮／葉日松 | 14 陳黎 | 15

古典新韻：洄瀾詩歌多語交響／倉本知明 | 16 韓昕余 | 18

太平洋詩歌之夜／韓成禮 | 20 金尚浩 | 25 撒韻武荖 | 32 楊小濱 | 37

北方的聲音／楊煉 | 40 臧棣 | 45 姜濤 | 49 零雨 | 53 張寶云 | 56

南方的氣味／陳黎 | 58 王寅 | 61 包慧怡 | 64 黃岡 | 67

新東方詩意／陳義芝 | 76 陳育虹 | 80 葉汐帆 |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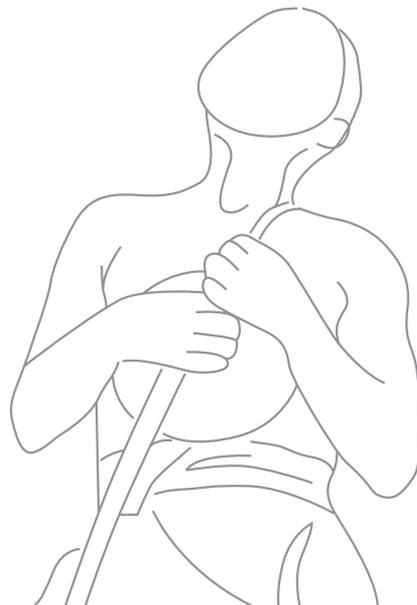
圓桌詩會-為大/小孩子們讀詩 | 78

特別收錄

2016詩樂演出／海小姐 | 102 黃瑋傑 | 104

2015年「一行詩徵件」入圍創作 | 108

太平洋詩歌節小誌：詩在遠方，也在生活週遭／策展人 陳黎 | 110



詩無需定位，在你我身旁

「太平洋詩歌節」邁入第11年，將2016年最熱門的遊戲「寶可夢」與「詩」的諧音結合，以「Poem'n Go!詩在遠方，也在生活周遭」為題，持續深耕與拓展詩的版圖，讓詩文無所不在的點亮生活。

第11屆太平洋詩歌節特別邀請花蓮在地詩人葉日松、陳黎為花蓮寫詩，揉合對故鄉的情感，書寫這片涵養多元文化的土地。另外，我們前往校園以及藝文空間－「繭裹子x花蓮日日、國福國小及富里國中」，辦理「文學推廣活動」，感謝詩人林達陽、陳湘華以及邱上林，透過講座及工作坊，以各類藝術展演形式，播灑詩文學種子，為生活注入詩意。而廣續多年來廣受歡迎的網路徵詩，今年則以「為孩子寫詩」與「111字玩詩」為題徵件，鼓勵所有大小孩子跨越年齡的屏障，書寫最初、最無拘束、最自由的初心。

感謝從世界各地蒞臨松園的詩人們：楊煉（柏林）、臧棣、姜濤（北京）、何言宏、王寅、包慧怡（上海）、韓成禮、金尚浩（韓國）、葉汐帆（Rachid Lamarti，西班牙）、韓昕余（新加坡）、倉本知明（日本）；本國詩人：陳義芝、零雨、陳育虹、陳黎、楊小濱、黃岡、撒韻·武荖、吳懷農、張寶云、李郁錦、洄瀾詩社的王鼎之、余國強、楊豐碩；以及參與演出的洄瀾樂府-田于妹、王安科、黃玉美、娃娃攸攸、陳進財、巫俊伯；親親校友詩歌班、黃瑋傑、海小姐。更感謝及參與各場次活動的花蓮鄉親、海內外朋友，一起在這片詩田耕耘徜徉。

另外我們也要感謝來自各方的協助，包括文化部、松園別館、亞士都飯店、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吳明益律師、施至隆先生等，無論是經費、場地、人力各項協助與支援，在在令人感動、永誌不忘。

祝福所有參與者，福運滿滿。

花蓮縣文化局長 陳淑美 謹誌

2016 太平洋詩歌節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6

與會詩人群

海外詩人／

楊煉（柏林）、臧棣、姜濤（北京）、何言宏、王寅、包慧怡（上海）、韓成禮、金尚浩（韓國）、葉汐帆（Rachid Lamarti，西班牙）、韓昕余（新加坡）、倉本知明（日本）

國內詩人／

陳義芝、零雨、陳育虹、陳黎、楊小濱、黃岡、撒韻·武荖、吳懷晨、張寶云、李郁錦、洄瀾詩社-王鼎之、余國強、楊豐碩

演出／

洄瀾樂府-田于妹、王安科、黃玉美、娃娃攸攸、陳進財、巫俊伯；親親校友詩歌班、黃瑋傑、海小姐

節目單

Fri

11.11

星期五

14:30-16:30

【古典/新韻：洄瀾詩歌多語交響】

韓昕余／倉本知明／余國強／王鼎之／楊豐碩／黃淑貞／侯建州

16:45-17:25

【詩樂下午茶】演出：海小姐

19:00-21:00

【太平洋詩歌之夜】(演出)洄瀾樂府／親親校友詩歌班／葉日松／陳黎
(詩人談詩)楊煉／韓成禮／金尚浩／楊小濱／撒韻·武荖

Sat

11.12

星期六

10:00-11:40

【圓桌詩會】為大/小孩子讀詩 *於亞士都飯店

14:30-16:30

【北方的聲音】楊煉／臧棣／姜濤／零雨／張寶云

16:45-17:25

【詩樂下午茶】演出：黃瑋傑

19:00-21:00

【南方的氣味】何言宏／包慧怡／王寅／黃岡／陳黎

Sun

11.13

星期日

10:00-11:40

【圓桌詩會】百年新詩，兩岸清談 *於松園別館

14:30-16:30

【新東方詩意】陳義芝／陳育虹／葉汐帆／李郁錦／吳懷晨／簡齊儒

洄瀾詩社



關於 洄瀾詩社

花蓮縣洄瀾詩社前身為「蓮社」，成立於民國45年秋，由花蓮碩彥曾文新等九人發起組織，挖揚風雅，振興詩教，86年更名為「花蓮縣詩學蓮社」，迨民國91年再度更名為現名。目前社員70餘人。

社團歷史悠久，歷任社長有：曾文新、王省三、吳保琛、陳竹峰、蘇成章、王鎮華、林嵩山、徐泉聲、王鎮華、王鼎之。洄瀾詩社成立宗旨除了擊鉢催詩，研究詩學之外，並加強書法、畫藝之研究，第十屆社長陳湘華傳承詩教薪火，更積極推動「洄瀾樂府」古調新曲詩歌吟唱音樂美學藝術，社團於103年首度開辦「洄瀾樂府」古調新曲種子教師研習，旨在培育詩歌吟唱人才，冀望在和諧聲調，及抑揚頓挫旋律悠美聲中，達到以弘揚詩歌吟誦之音樂美學藝術，進而推展至一般社會普羅大眾及中小學校，實現「寓教於樂」之目的。

社團每月訂定詩題，鼓勵社員踴躍創作，並將詩作刊登於更生日報「詩友吟集」專欄，更經常性舉辦詩書畫研習及議長盃傳統詩比賽，希望詩學能持續向下紮根，提升縣民文學素養，增進地方文化內涵，使花蓮成為明山勝水、優質的後山淨土。

社員人才濟濟，詩書畫樂各領風騷。現任社長余國強傳承詩教薪火，積極延攬人才，期盼每位社員達到身懷「詩、書、畫、樂」四絕之願景，為發揚中華文化及傳統詩學，奉獻心力，冀望詩務展開新頁，也期盼對詩學有興趣的朋友，共同吟誦陶醉於蓮花聖地。

松濤水月

丙申年菊月
余國強



余國強

花蓮縣洄瀾詩社理事長
花蓮縣書法學會第16屆理事長
上海雲畫廊藝術投資有限公司 台灣地區藝術總監
慈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書法教師
花蓮縣長青書畫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太極拳總會國際裁判
翰墨書畫工作室

101-103年辦理花蓮縣書法學會與全國及兩岸書法名家作品聯展
101年花蓮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書法教師
101學年度教育部藝術深耕書法教師
101年度花蓮縣文化與教育結合推動方案計畫書法教師
102~105年應聘擔任慈濟大學社會教育推廣中心書法教師
103年榮獲台灣省政府推薦有功詩人個人獎
103年於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舉辦「太極書法」講座及個展
104年於花蓮縣文化局歷史建築「將軍府」舉辦「太極書法」個展
104年於花蓮鐵道文化園區舉辦「太極禪意」講座及個展
104年參加義大利「米蘭世博會」中國書畫名家展



王鼎之

王鼎之，空軍防空學校正規班52期畢。曾任花蓮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理事長、花蓮縣書法學會理事長、花蓮縣洄瀾詩社社長。出版《王鼎之書法》共三集。

展覽經歷

2008 個展於玉里生活美學館

2014 舉辦花蓮縣十三鄉鎮十五場書法巡迴展演

得獎

2016 榮獲花蓮文化薪傳獎

2016 榮獲中國郵政總局出版「中國當代書法名家王鼎之限量版珍藏郵冊」

2009 苗栗縣全國詩人寫作比賽〈詠山城〉獲詞類組金牌獎

2011 苗栗縣全國詩人寫作比賽〈全民祈福，百年安康〉獲詞類組第二名

早發白帝城 李白

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
兩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觀廬山瀑布 李白

日照香爐生紫煙，
遙看瀑布掛長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楊豐碩

我個人喜愛近代詩也愛新詩，近代詩其文字之簡練，與之吟哦神會間，常自妙讚。但自個要「信手拈來」一首合韻及妙意的詩又何其難。合了韻卻不及意，常自餒，即改以新詩成就，反倒舒暢，然而意境來時有好詞，只一句，想成詩，為韻又難，即常留著吧，先成一段新詩體「備賞」，哪天得閒了再認真些，成它一首近代詩。

雖曾從事建築，卻無所成就，倒是參與客屬會、社區營造、詩社、粥會等公益藝文事及與詩友、粥友間之往來反得其自在及意義。

渭城曲 王維

渭城朝雨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
西出陽關無故人。

夜雨寄北 李商隱

君問歸期未有期，
巴山夜雨漲秋池。
何當共剪西窗燭，
卻話巴山夜雨時。

松風水月 陳湘華 詞 江正豐 曲

松風入耳知春意
水月吟風墨潤華
紫燕銜泥歸復夢
黃鶯向晚自悠遐

絲絲柳綠荷嬌翠
點點桃紅映彩霞
漫灑雲天張雨幕
甘霖普降露新芽

詠松詩 余國強 詞 江正豐 曲

萬壑松林景物奇
迎風傲雪展英姿
盤根錯節擎天際
屹立堅貞永不移

楓橋夜泊 張繼 詩 陳東良 曲

月落烏啼霜滿天
江楓漁火對愁眠
姑蘇城外寒山寺
夜半鐘聲到客船



娃娃攸攸

娃娃·攸攸，太魯閣族人。自創屬於既天然優質、卻又深具太魯閣族豐沛文化特色的MIT商品。現為娃娃攸攸企業社執行長、大漢技術學院企管系助理。

資 歷

- 2013-2016 花蓮縣洄瀾詩社副總幹事
- 2014-2016 花蓮縣原住民族生活發展協會理事
- 2014-2016 大漢技術學院美容講師級職訓助教
- 2015-2016 大漢技術學院樂齡大學講師
- 2016-2019 花蓮縣洄瀾詩社財務兼副總幹事



田于妹

- 現任 花蓮縣美術協會常務理事
- 花蓮社區發展協會 常務理事
- 花蓮洄瀾詩社理事
- 花蓮粥會理事
- 花蓮春暉書法 副會長
- 花蓮社區發展協會 藝術顧問
- 花蓮正義宮董事

經 歷

- 1995 花蓮洄瀾美展入選
- 1996 花蓮勞工金輪獎第二名
- 1996-2004 個人美展四次，師生合作展、社團聯展無數
- 2005 弘揚詩詞發揚國粹獎



陳進財

自小就家居花蓮，高中畢業後便投筆從戎，在軍中服役20餘年，中校退役後，曾在多家中小企業上班，現於補教界任教數學、自然等學科。本人喜愛靜，音樂、畫畫、做詩、游泳、散步、晨操。偶而朋友相聚喝茶、咖啡、小酌、隨興唱歌，都是我喜歡的休閒活動。



巫俊伯

出生至今整一甲子，自懂事起，人生歷練套一句俗話：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對我是最好的寫照。嚐盡酸甜苦辣，人情冷暖，還好我有不服輸的個性，觀念上保持正向思維，所以凡事都能安然渡過。興趣是多方面的，專長也是多項的，文的我有數種證照，武的方面，舉凡水電，鐵工，泥作，木工，可謂樣樣俱能，說實在的，這輩子的人生也算多彩多姿了。



黃玉美

婚後從商，任花蓮名捷建設有限公司股東，從事不動產業務18年，現任花蓮不動學會常務理事。近期受洄瀾詩社感召，加入學習參與詩社各項活動，甚感文化傳承之重要性，此次有幸參加詩社詩歌吟唱，借此機會學習成長。



王安科

王安科，出生台灣台東市，曾從事公職四十載，已退休二年餘，旋即加入花蓮縣洄瀾詩社已二年餘。參加數次書畫展覽活動，同時參加奇萊合唱，勤練歌藝。平時致力書法及合唱訓練，在洄瀾詩社參加古詩吟唱，提升寫詩及吟唱之能力，期望洄瀾詩社深耕社區及學校，讓花蓮文化界更趨入真善美的境界。



陳東良

陳東良，字雲海。音樂工作者，喜愛音樂、詩詞書畫與詩詞創作。

早年為應聘鍵盤手、薩克斯風手，曾任多所學校管樂團助教、分部教練、洄瀾之愛樂團副團等職。現為山葉功學社音樂教室講師，舒伯特音樂教室老師，洄瀾詩社會員。

詩人讀詩



在空中看花蓮

有一座海唇个城市
在台灣个東片
太平洋个西岸
佢个名仔安到花蓮

在空中看花蓮
花蓮係一隻
觀光个城堡
人間个桃花源
山脈青青，海水藍藍
白雲悠悠自在
月鴿仔空中飛翔

細細个美崙山
淨淨靚靚
像地毯个七星潭海灣
在該思考，恬恬仔思考
港口个船隻
滿載希望，出出入入
美崙溪个流水
用佢老山歌个牽聲慢板
唱出一路个辛酸
像番火盒層層疊疊个樓屋
係一本一本書寫花蓮个好書

無閒个車流
也流出生動个交響樂章
睡在地面个北迴
台九線同機場
日日夜夜在該築夢
向四面八方爭取空前个票房

在空中看花蓮
花蓮係臺灣个後花園
係大家來奈打嘴鼓个人間別莊

歡迎來讀一篇花蓮个《山風海雨》
品嚐一杯醺醺的人情味

注釋／

1. 海唇：海邊。
2. 个：的。
3. 東片：東邊，東面。
4. 佢：他、它。
5. 安到：叫著。
6. 一隻：就是一座。
7. 細細：小小。
8. 在該：在那裡。
9. 恬恬仔：靜靜地。
10. 牽聲：拉長聲調。
11. 番火盒：火柴盒。
12. 同：和。
13. 來奈：來玩。
14. 打嘴鼓：聊天，話家常。
15. 醺醺：濃濃。



葉日松

葉日松，台灣花蓮人，1936年出生。從事中小學教師四十年，在花蓮縣立花崗國中退休，致力於文藝創作不輟。曾獲文藝金像獎、金環獎、中國語文獎章、青年獎章、中國文藝協會獎章、中興文藝獎章、內政部詩運獎、1998年第一屆台灣省特殊優良文化藝術創作文學類獎。著有《葉日松自選集》、《葉日松童詩集》、《回故鄉看晚霞》、《北海詩情》、《秀姑巒溪的幽情》、《童詩開獎》、《花開滿蓮城》、《我們一起寫童年》《生命的唱片》、《阿寒湖的除夕夜》等二十多本書。作品被翻譯成韓、日、英等國文字；並獲行政院新聞局、台北市新聞處、台灣省教育廳列為優良課外讀物。

花 蓮

婆娑之洋，洄瀾之岸
這裡的土黏人
這裡的人收穫稻浪和海浪：

以浪，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與黑潮，後花園後海洋的
白浪好浪，後浪，後山厚山厚土
厚望與遠望，以遠遠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極而泣的淚海，以海的海報
晴空特報，以浪……

註：阿美族語Widang（朋友），有人音譯為「以浪」。



陳 黎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凡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集》、《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2005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2014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2015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以及新加坡作家節。2016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孕夫的自言自語

親愛的國語先生
我的耳朵
好像懷孕了
而且
我不太確定
孩子是誰撒的種子
我實在不曉得
這孩子將來所講的「啊」
到底是「Ah」
還是「あ」
也許是「아」
要不然是「Ă」

雜種？
你居然怪我花心
說我不知自量
盡忠你所界定的
國境到底
你要我該墮胎？
國語先生
無論他是否令人唾棄的私生子
我還是必須
必須將會生育他

你來撫摸一下
我的耳朵
腫得像孕婦的肚子一般
國語先生
請不用擔心
被人家嘲笑自己戴綠帽子
因為呀
赤裸裸的溝通
本來都是
如此淫蕩的

鳳山建國路二段遺失的錢包

三位滿臉通紅的國父（下班後習慣吃家鄉河粉）
歐兜邁的駕照（素顏萬死）
韓國偶像的照片（G-Dragon還蠻帥嘛）
外僑長期居留證（虧得該死的前夫）
運將草寫的情書（莉莉說最好不要相信有妻之男）
套子（中國製造。買一送一）
熟客名單表（頭家說要全套服務）
診所的收據（莉莉說最近連尿尿都痛得要命，隨時都要檢查）
條子開的罰單（看嘸）
法院發來的催促通知（看嘸）
寶寶的照片（律師說要我死心）

目 目

島嶼的燈全滅了
你烏亮的黑髮
霎時化為黑夜芬芳的氣息
我憑藉你熄滅留下的餘香
小心翼翼地撫摸
拼板飄盪的巴士海峽

我們並肩走向一片漆黑
遠望軍艦岩的海灘部落
漸漸點起橘色燭光
皎潔婆娑的海洋簌簌嘆息
三十年來的愛撫行為居然使得
情人的萬年子宮受到「輕微」的輻射感染
唯有躺在涼亭的古老能夠傾聽
他老友充滿矛盾的控訴

戴著星滴斗笠的你
依然緘口佇立熄滅的海灘
我撈起海上搖曳的望月
用我乾枯的雙唇
將其放進你柔軟的口腔，細細咀嚼
你我唾液漸漸融化口中浪漫
走調的滋味方將顯露
美麗島嶼的灰色底片



倉本知明

生於四國的海灘小鎮。日本立命館大學博士班畢業，專攻比較文學。目前於文藻外語大學講授日本語、日本文化等課程。接觸台灣的中文詩，感受頗深，自己開始創作中文新詩，從2013年投稿〈衛生紙+〉等台灣的詩刊雜誌。兼職翻譯，致力於台灣文學的譯介，已出版蘇偉貞的〈沉默之島〉的日文譯本，伊格言的〈零地點〉的日文譯本則預計在2017年出版問世。

好一朵美麗的茉莉花

你的聲音飄在窗外 飄在窗外
分明就是你
一定是聽到我的呼喚了
為了給我驚喜

現在就開門
哦 不對
你
是不是想看我的素顏
不要

可是 你在門外了呀 怎麼辦
我來了 親愛 聽我唱一首歌才
開門

剛買的新衣 你喜歡的胡藍色
淡淡的乳白色的茉莉一朵一朵
領圍和袖口鑲了精緻的蕾絲
小小的飄帶是花的蝶

你等不急了吧 親愛
我就來
控制唱歌的速度 換氣要平穩 不讓你感到迫不及待

我的腮紅呢
還有唇彩
你送我的髮夾和香氛

我來了 親愛
好
一
朵
美 麗 的 茉 莉 花

我想成為你長長的睫毛

我想成為你長長的睫毛
恣意地生長
偶爾彎下高貴的腰
偷偷看一看
你
的
眼睛

你想念我的樣子
真好看

如你河流般的雙手

你是罪 你是罪人
在我全無感覺的時候 來了
把盛著玫瑰花乳酪的盤子放在我的床頭 花還盛開著呢
幼滑吞嚥了我的全身

還帶來其他象牙般光潔的手臂 挽著
挽著蜜糖一樣的愛 一朵一朵的馨香
你帶來了愛 極致奢侈的腐敗
擊潰我病入膏肓的期待

為什麼 為什麼呀 愛人 你給了又要拿走
放置美味又不能入口 那顆鮮亮的梅子呀
我的饑渴滿餐桌瘋跑 閃著柔光的奶油 滴著蜜糖的油壺

你是罪 你是罪人
在我生命裡奔跑的愛呀 你帶來的 如你一樣的
如你河流般的雙手 一去不回頭



韓 昕 余

韓昕余，祖籍山東青州。筆名昕餘。新加坡國家政府部門簽約作家。新加坡名人傳記、專訪作家、詩人、自由撰稿人、創意人、主持人。出版多部名人專訪、詩歌集及歷史專論。作品散見於中國大陸、新加坡、港臺及東南亞媒體及雜誌。

在江邊

金尚浩 譯

雨道子被江水衝走的晚霞
 在逐漸漆黑的漢江岸邊
 凝視江水的話
 只是以對岸的燈光充分地看到
 碰了肩膀流逝的水的傷痕
 以及破了嘴巴而擴散的赤血
 便聽到壓住低聲而抽泣的哭聲

不知從哪裡裂劈
 這邊那邊攙合後
 又碰面的在此角落
 彎彎曲曲若把所有擔子脫掉
 輕鬆的流走的話
 若脫手永遠無法摸到
 也反正是如此的命運
 此尚未太遲多麼的多幸呢

還不到二十歲前
 只有一次衰老的年輪
 那上面小傷疤加重而流逝
 被泛濫的水道席卷
 哇哇吐的喪失
 現在做反芻

給沒留下痕跡而跑去的水流
 暫時把精神放走了

강가에서

빗줄기에 강물이 씻겨가는 저물녘
 어두워지는 한강 둔치에서
 강물을 응시하면
 강 건너 불빛만으로도 충분히
 어깨 부딪치며 흘러가는
 물들의 상처가 보이네
 입술 터져 번지는 붉은 피가 번지네
 낮게 소리죽여 흐느끼는 울음소리 들리네

어디선가 갈라져
 이리 저리 뒤섞이다
 다시 만난 이 자락에서
 손 놓으면 영영 잡을 수 없고
 어차피 그럴 운명이라면
 더 늦지 않아서 얼마나 다행인가

스무 살이 되기도 전에
 한꺼번에 늙어버린 나이에
 그 위에 생체기만 덧내며
 범람하는 물길에 휩쓸려
 울컥울컥 토해놓은 상실을
 지금 되새김질하네

가뭇없이 달아나는 흐름에게
 잠시 정신 놓아 주었네

以後的世上可能沒有你我的區別。因一門心思的單細胞人生頗煩瑣，故願望相互之間公有而像蠻幹全部鋪上去。現在旋轉的錶跑得非常的快卻循環也是跟著快。範例當然會改變，世上就像是正面和反面不同的銅板。穿著一個和另一個緊緊的不便鞋子而跑得馬拉松選手的長跑賽。公有是把鏡子背面隱藏的燈火吊在前面，並在互相的臉龐上照得亮亮的呢。也是自由自在地出入他人的洞窟吧。自古以來，貴賓來訪時把老婆當禮物交給的愛斯基摩人，難道他們老早知道公有的意味嗎？分給的不只飲食而已，只是隱藏在深處都屬於我的嗎？以往抱住生活的通通擺脫後，呼嘩呼嘩地飛走看看，每次自動折斷的就是像古老的卡帶般乾硬迴帶的叫做時間的鐵銹水。對任何人都公平的腐爛的日子。公有是完整無缺地放下揭開的呢。我給你，你也給我而流逝的吧。

공유

앞으로의 세상은 네 것 내 것 구별이 없을 걸. 외길뿐인 단세포적 생은 너무나 지루해서 서로가 서로에게 공유당하길 바라며 만용처럼 다 펼쳐놓을 걸. 지금 돌아가는 시계는 엄청나게 빨라서 순환도 덩달아 빠르다는 것. 패러다임도 당연히 빨라지지. 세상은 앞면과 뒷면을 달리하는 동전과 같아. 하나와 하나란 꼭 끼는 불편한 신발을 신고 달리는 마라토너의 장거리 경주. 공유란 거울 뒷면에 숨겨진 등불을 앞에 내달아 서로의 얼굴을 훤히 비쳐주는 것. 자유로이 남의 동굴을 드나드는 것. 예부터 귀한 손님이 찾아오면 부인을 선물로 내놓았다는 에스키모인들은 공유의 의미를 옛적부터 알았던 거지. 나누는 건 음식만이 아니라는 걸. 꼭꼭 감춰두고 다 내 것은 아니니까. 끌어안고 살던 것 다 내던지고 훨훨 날아봐. 늘 제 풀에 꺾이게 만드는 건 오래된 데이프처럼 벽벽거리며 감겨가는 시간이라는 녹물. 누구에게나 공평하게 씹어주는 날들. 공유란 고스란히 풀려가게 놔두는 것. 나도 너에게 너도 나에게 흐르는 것.

小 鳥

金尚浩 譯

把風路漫無目的地飛過來了嗎
呼吸正在勻稱的小鳥
嗖吐氣的氣息
咬著飛來的中音世上的一個角落
以細微的波動來延湮著
未來變成過去 現在變成未來的雜亂無章
今世和陰世的水渠

搖擺從身上傾瀉而出來的
另一個生命滾動而流逝
活著的以自身出來的污濁撐住日子
乘著眼淚越過的江水在流走

一天還剩下約兩拵大小的太陽
偏離似的
從樹枝間陽光照射著
不知所措的小鳥
環顧四周就歪頸搖晃
還把自己的腳脖子捅嗤啄看看
離開的路口常會太突然

風驀然呼呼地颳過去
樹枝已是空蕩蕩的
往哪兒去呢

작은 새

바람 길을 무작정 날아 왔을까
숨 고르는 작은 새
혹 쏟아놓는 숨결에
물고 날아온 중음 세상 한 자락
가늘게 파동으로 깔려가고
미래가 과거로 현재가 미래로 뒤죽박죽되는
저 생과 이생의 물길

쿨렁쿨렁 몸에서 쏟아진 것들이
또 다른 생을 굴리며 흘러가고
산 것들은 제 몸에서 나온 오물로 나날을 견딘다
눈물을 타고 넘어온 강이 흐른다

하루를 두 뺨쯤 남겨둔 해가
일탈처럼
나뭇가지 사이로 햇살을 반짝 내리친다
어리둥절한 작은 새
두리번두리번 고개를 갸웃거리고
제 발목 쿡쿡 쪼아보지만
떠나는 길목은 늘 느닷없어서

문득 바람이 후루루 지나가고
나뭇가지가 텅 비어 있다
어디로 갔을까

吞下光線的花瓣

金尚浩 譯

妖艷而淺紅觸摸臉頰的卡薩布蘭卡百合
花謝之前的一瞬間啪啦掉了花瓣
啪啷就被自己身軀掉落的聲響驚呼

在仍不懂生死別離的境界
光線的泛濫就會開始
感到從花蕊未分離的既視感就會哆哆嗦嗦發抖
從光線捕蟲網逐漸堅固的蓋住的光線

還熱騰騰的生命，仍然以濃濃的香氣來撐得住
卻光線的毒沿著脖子咕咚咕咚地咽下去
皮膚瑟瑟發抖的震動
充滿散發的光線犄角旮旯舔了全身
不知那是死亡
把身軀交給的恍惚的瞬間！

光線的圓舞從那絢爛的頂點
連痕跡也刪除的卡薩布蘭卡百合花瓣

빛을 삼킨 꽃잎

요염한 연분홍색 볼티치의 카사블랑카백합은
시들기도 전에 한순간 텅텅 꽃잎이 진다
투두둑 제 몸 떨어지는 소리에 비명을 지른다

생과 사의 별리를 알아차리지 못한 경계에서
빛은 범람하기 시작하고
꽃술에서 분리되지 못한 기시감에 부르르 떠다
빛의 포충망에 견고하게 덮여가는 맨 얼굴

아직 뜨거운 목숨, 진한 향기로 견뎌내지만
빛의 독은 목을 타고 꿀꺽꿀꺽 넘어간다
살비듬 떨리는 파르르한 진동
가득 퍼진 빛이 구석구석 온몸을 훑어가고
그것이 죽음인줄 모르고
몸을 내맡긴 황홀한 순간!

빛의 윤무 그 현란의 절정에서
흔적조차 삭제돼버린 카사블랑카백합 꽃잎

在蒙古的草原，我認為把頗多東西該放下來。可能的話，減輕或扔丟，水分硬乾的地平線帶著一堆上去，像是清爽掛的彩虹般真是會身輕的。在稱為地球的行星同居的我們互相擁有的都不同。幾隻羊和馬，花了半天能輕便走上的路，足趾一到就重新蓋的三四坪大小的「蒙古包」只是裡面放滿的那些就是全家擁有的一切。因此對蒙古的游牧民而言，深藍的天空和渺遠的草原，以及在頭上結實的似乎西瓜大的夜空繁星都是他們占有的呢。

가진 것

몽골의 초원에서 나는 많은 것들을 내려놓아야 한다고 생각했지요. 가능한 한 덜고 버리고서, 빠드득 물기 마른 지평선 한 자락 몰고 올라가 산뜻하게 걸린 무지개처럼 정말이지 몸이 가벼워지는 것. 지구라는 행성에 나란히 동거하면서도 우린 서로 가진 것이 달랐지요. 몇 마리의 양과 말, 한 나절이면 거뜬히 접어 길을 떠났다 발 닿으면 다시 세우는 서너 평 남짓한 ‘겔’, 고작 그 안을 채울 만큼이 온 가족이 가진 것 전부. 그러기에 몽골의 유목민들에게는 질푸른 하늘과 끝없는 초원, 머리 위로 열리는 밤하늘의 수박만한 별들, 이 모두가 다 그들 차지였지요.



韓成禮 한성례

1955年韓國全羅北道井邑出生。世宗大學日文系畢業，世宗大學政策科學研究所國際地域學日本學專攻。1986年榮獲「詩和意識」新人獎之後，踏入文壇。1994年榮獲「許蘭雪軒文學獎」、2009年以日文詩集『光のドラマ』（光線的劇本）於日本榮獲「詩と創造獎」。詩集有《實驗室的美人》（韓語）、『藏藍色裙子幅的天空』（日語）、『光線的劇本』（日語）等。翻譯有《如果世界只是100人的鄉鎮》、《熊的屋：具良根ESSAY選》等小說和ESSAY多種。另外，日本詩人本多壽、柴田三吉、小池昌代等的詩集譯成韓文出版，並將韓國詩人安度眩、崔泳美、鄭浩承、朴柱澤等的詩集和ESSAY譯成日文出版。此外，1995年《藍色懷念》，和2001年《新的風潮》，皆以韓日兩國語言翻譯出版。一直致力在韓日兩國間的詩文學雜誌上，翻譯介紹頗多作品。現任世宗網路大學兼任教授。

縫工的手

黃錦燦 詩／金尚浩 譯

已過了午夜的时刻
妻子仍然在縫工
以頑皮、無理取鬧而弄髒的小兒子
正在妻子的膝蓋旁睡覺

手節子較粗的妻子的手
冰塊似的手
雖是一輩子生活在一起，但不懂地去安慰她的我
卻今天突然看著面鏡

穿雙股線的長針在妻子的手指尖
成為愛
把頑皮鬼破洞的褲子
妻子以愛來縫綻起來

以妻子的愛兒子愈來愈長大
兒子長大的同時妻子逐漸會變老

明天也有時間呢，請妳睡吧
妻子不但不回答
而且冷清地笑笑而已

夜愈來愈深，電燈光更會明亮
電燈光愈來愈明亮時
將在妻子的眼角顯現
更多的細絲紋

바느질 하는 손

자정이 넘은 시각에도 아내는
바느질을 하고 있다.
장난과 트집으로 때묻은 어린놈이
아내의 무릎 옆에서 잠자고 있다.

손마디가 굵은 아내의 손은
얼음처럼 차다.
한평생 살면서 위로를 모르는 내가
오늘따라 면경을 본다.

겹실을 켜 긴 바늘이 아내의 손끝에선
사랑이 되고,
때꾸러기의 뚫어진 바지구멍을
아내는 사랑으로 메우고 있다.

아내의 사랑으로 어린놈은 크고
어린놈이 자라면 아내는 늙는다.

내일도 날인데 그만 자지
아내는 대답대신
쓸쓸히 웃는다.

밤이 깊어질수록 축광이 밝고
축광이 밝을수록
아내의 눈가에 잔주름이
더 많아진다.

母親
母親仍然
住在故鄉的天空
在母親的手上
隨時都會飄散著
故鄉的土壤味

母親是
從年輕到老
一直在做事
插秧
鋤辣椒田的草
挖馬鈴薯
還有您穿了襤褸的衣服
並還忍受著貧困下
養成我們長大

母親
那天您
整日都餓肚子
當晚餐的只有吃豆粥一碗
先給上帝感恩的禱告後
怕我們肚子餓
連豆粥也分給我們吃的母親
那時的我，不知為何那麼的不懂事
母親您在餓肚子的情形
一無所知

杜鵑花開的春天
有時我晚回家的夜晚
您站在村口櫟樹下
頂著天上的星星
從近處聽到我的腳步聲時
喊叫著「錦燦啊！」的母親
如今其聲音還一模一樣地
留在我的耳朵裡

您說過：
「想吃牛肉湯和白米飯」
這是您最後的願望呢
可是母親
我沒讓您享用過最後
願望的
不孝之子啊
母親！

어머니 II

어머니
어머니는 항상
고향의 하늘 아래에 사십니다.
그러기에 어머니의 손에선
고향의 흙냄새가
언제나 풍겨나고 있습니다.

어머니는
젊어서부터 늙으실 때까지
일을 하셨습니다.
모를 심으시고
고추밭을 매시고
감자를 캐셨습니다.
그리고 남루한 옷을 입으시고
가난을 견디시며
우리들을 기르셨습니다.

어머니
그날 어머니님은
종일 굶으셨지요
저녁이라고 콩죽 한 사발
감사의 기도를 드린 다음
그것마저도 배고프겠다고
다 저희들에게 나누어주시던 어머니
그때 저는 왜 그렇게도 철이 없었던지
어머니가 굶으시는 것도
모르고 있었습니다.

진달래가 피는 봄
어느 날 제가 늦게 돌아오는 밤이면
동구밖 느티나무 옆에
별을 이고 서서
제 발소리가 저만치 들려오면
금찬이나 부르시던 어머니
지금도 그 음성 그대로
귀에 남아 있습니다.

쇠고기국에
이팝 좀 먹어봤으면
이것이 어머니의
마지막 소원이었습니다.
어머니,
그러나 저는 어머니의 그 마지막
소원도
들어드리지 못한 불효자였습니다.
어머니.

黃錦燦

1918年生，韓國江原道束草人。1965年出版第一部詩集《現場》呈現出現實生活情感的十年來的作品。隨後詩集《五月的樹》、《青黃不接》、《蝴蝶祭》、《午後的漢江》等開始注重創作有助於了解歷史、揭示人的內心世界的作品。曾出版詩集《在離開之處無法忘記的是？》、《水鳥的夢和以年輕墨水寫的信》、《雲不會被雨淋》、《賣幸福的店》、《昔日和栲樹》、《樹木的季節》、《早晨美麗的歌》、《會結實音樂的樹》等總共34種。散文集有：《幸福和不幸之間》、《你的窗已熄燈》、《野菊花》、《一朵牡丹花送給你》、《窗邊的花謝了》、《我糊塗的人生論》、《我是否某些湖的魚類呢？》等22種。

刺 繡 許英子 詩／金尚浩 譯

心情複雜的時候
作刺繡

一直跟著繡
金線、銀線、青紅線時

胸膛裡的吶喊自然會沉穩下去

到了江邊
初次所看到的水草
和潔淨的礫石

坐著朝南的陽光裡
作刺繡時

似乎忍受著
世事的煩惱
永恆的愛之悲哀

似乎能看得到
走遙遠的
極樂淨土的路

자 수 허영자

마음이 어지러운 날은
수를 놓는다

금실, 은실, 청홍실
따라 가면서

가슴 속 아우성은 절로 갈았고

처음 보는 수풀
정갈한 자갈돌의
강변에 이른다

남향 햇볕 속에
수를 놓고 앉으면

세사번뇌
무궁한 사랑의 슬픔을
참아내올 듯

머언
극락정토 가는 길도
보일 상 싶다.

降下秋雨的日子 許英子 詩／金尚浩 譯

天空如此
哭得悲愴的日子
連平原和丘陵也陪伴著哭聲的朋友
正在垂頭喪氣的抽泣呢

綠葉子被蟲子吃著
在涼濕濕的旁邊
為了道別的應酬話即將要延遲時
兩三粒熟透的果實仍然留著

上次春天上次秋天
連離開的他也是
昏過去的花瓣的痛苦
嚇得打寒噤的揣摸又揣摸著

가을비 내리는 날 허영자

하늘이 이다지
서럽게 우는 날엔
들녘도 언덕도 울음 동무하여
어깨 추스리며 흐느끼고 있겠지

성근 잎새 벌레 먹어
차거이 짓는 옆에
익은 열매 두엇 그냥 남아서
작별의 인사말 늦추고 있겠지

지난 봄 지난 여름
떠나버린 그이도
혼질하여 쓰러지는 꽃잎의 아픔
소스라쳐 헤아리며 헤아리겠지

許英子 허영자

1938年生，韓國慶尚南道咸陽人。淑明女子大學韓文系所畢業。1962年透過《現代文學》踏入文壇。著有詩集：《似在心裡，似在眼裡》、《親展》、《美的不只是花》、《走在空曠的原野上》、《那暗與明的愛》、《平靜的悲哀》、《彈吉他的流浪者的歌》、《以渴望的夢》、《許英子全詩集》等。隨筆集有：《一朵花也隨你的意》、《我叫你的時候》等。曾任誠信女子大學教授、韓國詩人協會會長。現任韓國文藝藝術著作權協會會長。曾獲得韓國詩人協會獎、月灘文學獎等多種。

你們的飛翔
是為了墜落而存在
鳥兒啊！
剛從孵化出來
把銀色翅膀撲嚙撲嚙時
你們相信只有天空是真實
還相信只有天空是自由
但卻尚未飛翔前恐怕不知道
自由是多大的絕望
在泥土裡亂滾的
幾個稻粒
你們在作夢的糧食
只能在地上而已
鳥兒啊！
矛盾的鳥兒啊！

너희들의 비상은
추락을 위해 있는 것이다.
새여.
알에서 깨어나
막, 은빛 날개를 퍼덕일 때
너희는 하늘만이 진실이라 믿지만,
하늘만이 자유라고 믿지만
자유가 얼마나 큰 절망인가는
비상을 해보지 않고서는 모른다.
진흙밭에 뒹구는
날알 몇 톨,
너희가 꿈꾸는 양식은
이 지상에만 있을 뿐이다.
새여.
모순의 새여.

吳世榮 오세영

1942年出生於全羅南道靈光。畢業於國立首爾大學韓文系學士、碩士、博士。1968年在《現代文學》上投稿的〈睡醒的抽象〉入選後開始踏入文壇。曾獲韓國詩人協會獎、鹿苑文學獎、第一屆素月詩文學獎。著有詩集：《反亂的光》、《最漆黑的晚上》、《燃燒的水》、《愛的那邊》、《在神的天空也有黑暗》等多種。評論〈李箱的詩世界〉、〈韓國現代文學的再思考/30年代現實主義、悲劇的情況下的主人公們〉、〈古典的詩的變用 | 如：春香傳〉、〈雨或是憂愁的美學〉、〈無限的懷念 | 詩人盧天命〉、〈悲哀、愛、以及死亡的美學〉等。評論集有：《韓國浪漫主義研究》、《韓國現代詩的方向》、《想像力和論理》等多種。

關於 黃錦燦／

在黃錦燦詩裡，對絕望的生活和跛行的時代情況，透過詩人溫和的直觀性變成爲亮麗的生活，或順應自然的時代情況。不過，他的詩並非追求夢想的生活。只是詩人本身描寫對生活體驗充實的生活詩，和以宗教信仰過濃的冥想詩來應付此急變的時代而已。詩人並不會追求絢爛的隱喻和象徵，或是故意翻覆的現代詩的傾向，而是呈現出單純結構的美學。換句話說，他便選擇了誰也比較容易接近、理解、感動的詩作，善於顯現願意長久鑑賞的無技巧中的技巧手法。因此，他的詩以正直的姿態留在我們的身邊，黃錦燦他是一位自由而正直的詩人。

關於 許英子／

她從踏入詩壇一開始就以描寫戀歌風抒情詩，而且後來也繼續發表富有東方風味的抒情詩。她的詩可以叫做愛和矛盾的詩，或是渴望和節制的詩。因她的詩，都紮根於愛的問題，故從其愛的問題中呈現出矛盾的超越和節制的力量。她雖然歌頌愛，但不會被陶醉其愛之中，有時喊叫而突然停止、有時尋找而突然停止，然後連自然的空間也在愛的同一主題來歌頌她的愛，這是與「害羞」、「罪惡感」、「懺悔」等在一起。若把自己的真實，是從堅持的清靜中由來的話，她所描寫的詩可以說是極爲肯定的詩歌吧。

關於 吳世榮／

他是人類存在的實存的苦惱以抒情來描寫的詩人之一。他的詩從存在的沾滿血跡和有限性的自覺來出發。人類在此世上丟棄而孤獨的存在，然後，不知何時未來會死的體悟，便是叫做「無明」苦惱的東方精神。所謂的「無明」就是尚未達到佛教本質的體會狀態，也就是說，意味著被煩惱、私見、妄執擺佈的狀態。在這種無明的狀態之下，通過體悟本身的存在，並尋覓嚮往的永遠性和無限性路程的中心裡有吳世榮的詩。



金尚浩

韓國首爾人。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專長爲台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比較文學、文學評論、文學翻譯。現任台灣·修平科技大學博雅學院中文領域暨觀光系合聘副教授、東亞人文學會副會長、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台灣支會長、國際學術期刊《東亞人文學》、季刊《台灣現代詩》編輯顧問、《亞細亞文藝》編輯委員、半年刊《Asia Poem》編輯顧問等。曾獲得「東亞人文學會泰山學術獎」、「傑出研究成就獎」、「優秀研究論文獎」等。論著有：《徐志摩詩研究》、《中國早期三大新詩人研究》、《戰後台灣現代詩研究論集》；近年曾發表：〈存在和時空的意象：論商禽50、60年代超現實主義的詩〉、〈孤獨與想像的美學：論周夢蝶的詩集《孤獨國》〉、〈苦楚中的默示錄：柏楊詩的受難記〉、〈觀照的歲月與深情的婉約：路寒袖詩所呈現的孤獨的自我〉、〈論白石與龍瑛宗詩所呈現的內心意識比較研究〉、〈臺灣文學韓文翻譯與臺灣研究在韓國〉等。曾翻譯有：《開了木瓜花：陳千武詩選》、《我的祖國：巫永福詩選》、《為台灣祈禱：趙天儀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集2》、《無信歲月：方明詩選》、《台灣現代小說選集4》、《三重奏：鄭炯明詩選》、《啊！中國啊！台灣啊！余光中詩選100》、《千濤拍岸：莫渝詩選》、《自白書：李敏勇詩選100》、《冬日歲月：黃騰輝詩選》、《散去的落葉：白萩詩選100》、葉石濤著《台灣文學史(註解版)》、《望鄉：杜國清詩選100》、《生平報告：吳晟詩選100》、彭瑞金著《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李魁賢詩選100首》（以上韓譯）；《半島的疼痛：金光林詩選100》、《韓國具良根散文選》、《韓國元老詩人：文德守詩選》（以上中譯）等。

按住你就不痛了吧？—劇場身體日記 I

壓迫你跟著我一起

不累嗎？

夜半醒來總要我也跟你一起

天冷刺激你我的夜更長

吃藥安撫 復健舒緩 帶你曬太陽

好的時候讓我的心像鳥兒接近月亮

壞的時候我就像鳥兒撞上太陽

別讓你我彼此壓迫

換個方式

最深的痛都給了你

請留一首詩給我

燒一些桂花的枯木

我泡茶 你吸吮

都好過彼此折磨

找生命的路—劇場身體日記 II

排練場

走三兩跬步滑入排練場

黑膠地板是一片瀝青的布幕

甩著我未乾的青春

沈沒當我們以肉身堆疊成河

緩緩滑移出柔軟的河床

窗簾就長成了森林，黑板就化成了夜幕

日光燈撒將下來，成為了樹影橫斜

有光，給了線條

風吹，動了薄霧

松風、光、薄霧，三層生命彼此印染

倏地，風起熱烈，吹響了山林

薄霧化為水，水汨汨滲進大地裂縫

原來尋尋覓覓的生之紋路早已盤根錯節

生命因此茁壯成為老樹

路徑

一條在心中慢慢形成的路徑
如冰涼，滑入心底
如風，傳遞著聲音
層層劃開妳的心、層層覆蓋妳的天真
走在這條山徑如走在心事上就
快要觸動瘋狂起舞的風
妳細緻的靈魂
浸漫在逐漸成形的路徑上
當妳的時間走過我面前
岩壁上就開滿了引路的芒草結

沙韻的路

一下子踩空了心事
身體浸入南澳溪柔軟的藻泥菁荇
風雨落下如流星，沉入紫色的河裡
山路高高低低，月光下
一群帶著醉意的泰雅族人
腳步急遽呼喚著妳
妳像那稍稍停留的漣漪，蕩開
隨即無影無痕，河邊的樹林低著頭
那一天，只因妳往與眾人相反的方向去
妳命運的土壤，我如今終是踏上

我是你借來的名字

我借來妳的名字，走進泰雅爾的森林
遂在月光下看見妳
妳的名字躺臥在溪水裡、跳躍在山間
牽起這裡的土，牽起這裡的文化
岩壁上爬滿子孫的思念，我們得以對生命謙卑
當我摘下妳的名字，森林的天空就會下雨
但妳的名字教會我愛、勇敢與寬容
當我從排練場走出，森林、山水因而退位
像那布景倏地拉起，年代遠去
大而平坦的柏油路展開
我忽然忘了回家的路怎麼走

部落的味道

大便

部落旁邊的海邊那邊

一位小子小便

如果不害羞你也可以在那裡

大便

那年夏天，水璉那邊又看見到一位老人

在海邊大便

如果你方便就在海邊大便

部落人生本來有吃，就有拉

那年夏天之後，我總是看到

有人在海邊

方便

不便就不能方便

不管小便還是大便

海邊都可以

很方便

我很想方便我也不能不便

海邊不便但一切都在便

於是我只好美麗灣的海邊方便

浪女在城市

在城市裡聽不到部落孩子天真的笑聲浪女啊…你何時回家？

在城市中不能隨意方便、

沒有部落的溫暖、也沒有山林的依靠沒有海浪拍打

岩石的聲音

部落男人要戴上鋼盔去打工

我要穿上窄裙高跟鞋說歡迎光臨

五十幾層高的樓是部落男人蓋出來

油頭西裝褲老闆說要蓋高一點才看的到海

但我什麼也望不著

我在電梯裡向客人道晚安

高處不勝寒

部落三合一

你要保力達還是補力康？

我要唯士比可是雜貨店裡的國農缺貨在部落你遠遠

的就可以看到婦女在農田忙碌的身影他們身上沒有

脂粉、和香味，

但有勞動的汗味配上濃濃的唯士比味道知道嗎？當

你在部落的時候是你最快樂的時光那個連狗都躺在

海邊曬太陽的時光不知道你在城市裡可以感受到什

麼如果有

那只是

只是思念吧思念部落

風的顏色

我曾見過風的顏色 那是在稻浪翻滾的時候
那是白色，是稻葉曬不到太陽的那一面

我曾聞過風的味道是ama抱著ina的黃昏
土地賣給有錢人午後的風是
心酸的味道

我曾聞過風的味道就在你的陽台上
你緊緊抱住我的那副往城市移動的軀體
那是你身上最後一抹殘餘部落的味道

我曾見過風的顏色那是在我與部落男人生完第一個孩子的早晨
初升而赤裸的早晨
那是我決定將五光十色的城市遺留在火車票的票根的
那個早晨沉穩而安靜的部落

我曾聞過雨的味道就在部落孩子抓到 kodu（狗蝨子）的雨天

我曾見過空氣的顏色是在bai留下的鼻息裡忽出來的鼻屎裡

我曾見過風的顏色就在我從城市回家的路上部落左邊拐來第三個巷子的第二根電線桿左手邊有個芒果樹前面直走閃過一片茄苳樹之後面有一條小狗方便的海邊的13點鐘方向爸爸藍色小發財右邊後照鏡仰角45度看見媽媽的斗笠前面的
家

山林母親

男人啊！帶著你的弓和箭進入母親的山林
你要閉上眼睛如同在母親的子宮裡
用心聽野獸的叫聲、風的方向
你要親吻山林母親的岩壁和土地
閉上眼睛聽小河的流動
你要卑躬屈膝如在母親子宮中的嬰兒
用肌膚摩挲著風的流動
當清晨的西風吹醒你，
男人啊！你從一天最涼的風中醒來
在太陽還沒有上山以前你上山去
肩上有露水，腳邊有螢火蟲
土地裡還有潮濕的味道
你赤裸的足不走光禿平坦的道路
清晨星指引你走進草叢深處
走進下山的月光裡
你的跳躍是一隻羚羊的側影

當你矯健的步伐從母親中走出再進入另一座山時
山與山之間跳躍的次數
足以使你獵到動物
你將穿過大河看見整座山的輪廓
當你從第二座山林進入到第三座山林時
你將聽見祖先說話、身手更敏捷
傳統智慧已足夠洞悉野獸的蹤跡

你的眼睛愈來愈適應夜晚山林的黑
你會在第三座山看見巨大的瀑布
當你移動的速度愈快就越能跑在山的稜線上
當你到達山林的最高處
你就會越像你自己

男人啊！當你在山上的歲月愈久
就愈能聽見年輪轉動的聲音、每座山的歲數
你叫得出來每種動物的名稱、看得見風的顏色，
之後你將成為年邁的獵人而明白
你無法再翻躍不同的山脈
你要將智慧傳授給下一代好讓他們也進入母親的山林
成為最好的獵人、父親、和女婿
當你無法再看見山林的容貌後，
你也才能像在母親子宮裡的嬰孩那樣
安心的死去



撒韵·武荖 SayumVuraw

撒韵·武荖是小姐，武荖是我爸爸。出生在花蓮，撒奇萊雅族。沒有結過婚，有時出國表演和唱歌，大多數時候失業，現在在原民會打雜。從小寫作文不會用逗點，長大後叫不出標點符號的名字來，未來仍有沒有逗點的寫作，希望你們讀的很愉快。

淘金指南

比起黃色來，它確實
 重了些。這並不出乎意料。
 可是，連夢裡的竹竿也能
 疊出些塔來，就有些過分了。
 無論如何，趣味有多實在，
 工序就有多繁瑣——
 我的耐心細成了沙子，心情
 爛成了淤泥，但巧手
 從火星學來的淬煉法，
 濺出漫天流螢，漂亮得
 認不出曾經是土臉。
 不過，一打扮真不尋常：
 我才知道什麼叫水靈。
 但海根本是另一回事了——
 只是假裝有黃金，顯出
 很富貴的樣子，彷彿世界
 藏在一片金箔下面發呆，

度過了幾千年。翻開一張
 有黃斑的書頁，只有
 魚的切齒依稀難辨，但
 一切愛恨都能懸掛在
 未來的耳垂？所有真理
 都上了無名指的歷史圈套？
 好吧，繼續攪，直到
 糞的顏色也輝煌起來，
 雜碎都變硬，像條漢子，
 燦爛地蹲成一團，迎接
 夕陽汗津津的撫摸。

哈哈鏡主義

擠出來後，我忘了
 怎麼才能比自己更矮。
 連星星都白矮成高爾夫球，
 還有什麼是不能緊縮的。
 連時間都能折腰，
 我又怎麼好意思抱怨
 生活的扁擔太重呢。
 如果矮不起來，至少
 胖是容易的——無非是
 面對蒼穹，諦聽一陣陣
 凹處的風聲吹鼓皮囊。
 其實，這沒什麼難懂的。
 我只要站到玄機前，
 一切擰巴都婀娜得要命。
 而每一顆歪瓜劣棗，
 也都綻放出奪目的笑臉。

尋人啟事

法鐺，男，原籍烏托邦，短髮無尾。柔情，會吹喇叭花。一九八九年走失至今。口音南轅北轍，穿一身迷茫，喜唱反西皮。曾暗戀曼陀鈴，冷出一臉月色，自此青蔥不再。偶爾歪脖而登高望遠，驚恐時狂奔出竅。

法鐺，身高如火，體重如風。說是去太平洋學抹香鯨豪飲。二十好幾了，或是年屆半百，鐵了心，想一口喝下一碗宇宙。但背包裡只帶了三五顆恐龍蛋，又能填飽幾次春夜？

法鐺，有家族病史，酷愛夢囈。滿嘴飛機，滿眼巫山雲。口頭禪是“去！”愛看時間粉碎，常扮成自己，等山鬼索吻。好心人有提供線索者，必有酬謝半斤蜂鳴，二兩水龍吟。

路遇小學老師

站在路中央，小學老師攔住了一朵烏雲。細雨從法鐺的臉上飄落。老師笑著講規矩：請走到陽光的金絲邊上。法鐺摘下烏雲，鞠躬，捧出胸中的蜂巢。幾十年前的老師，依舊一樣年輕，平庸——好像白堊紀的羽毛在未來城重新粉刷一遍。女妖般的歌聲從樹上繞來，老師總算認出法鐺，拍手叫好，在影子外面把灰塵拍得風生水起。

法鐺想逃走，卻被老師抓回：要不，再敘敘舊？老師拿出識字課本：還記得敵人是誰？一個瘋子擦身而過。法鐺踢走腳下的小石頭，讓老師以為未來一片光明。法鐺向路的盡頭望去，分不清起點和終點，只見遠去的校車閃起了警燈。他咳嗽，咳出一團白日夢。老師滿意地點頭，遙指瘋子轉彎的街角。法鐺又把白日夢吞下，但始終沒有說出：記得……我每次都忘記。

法鐺在台灣

法鐺醒來時，正疾步
穿行於忠孝東路。眼裡
飽含兩團蓮霧。

剛鑽出漢字的鏡子，
想回頭，法鐺手腳糊塗：
他找不到歸途。

問國民黨：「今天
是星期五？」「這盅
青白酒喝下去，別哭。」

九十五年，法鐺在鏡中迷路。
別說東風，連報紙都破了，
只好給他披上線裝書。

法鐺跌出鏡面，撲向胡適墓。
聽見風的耳語：「多談點
主義，大家才覺得舒服。」

但，法鐺急著找楊牧。
「有人，沒人？這間屋
如何拼搭成一幅占星圖？」

敲開門，哈哈鏡把他抓住。
遠望，連天的綠樹，
低頭，心中萬千鑼鼓。

被康熙甜掉了牙，法鐺
從梳妝鏡裡追胭脂虎——
原來，總統府真的紅撲撲。

噴吶裡，范將軍也輕佻起來，
遊客們問他：「怎麼去幸福？」
法鐺一驚，見候選人琳琅滿目。

面對面，臉上笑出鳳梨酥：
「我的兄弟，我的同族！」



楊小濱

楊小濱，生於上海，耶魯大學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國立政治大學教授，《兩岸詩》總編輯。著有詩集《穿越陽光地帶》、《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楊小濱詩x3》（《女世界》、《多談點主義》、《指南錄·自修課》）、《到海巢去：楊小濱詩選》等，專著《否定的美學》、《歷史與修辭》、《中國後現代》、《語言的放逐》、《迷宮·雜耍·亂彈》、《無調性文化瞬間》、《感性的形式》、《欲望與絕爽》等。近年在兩岸各地舉辦個展「塗抹與蹤跡」、「楊小濱攝影詩作展」等。

謁草堂

一

三十年 從夏天這邊走到那邊
三十年 醞釀著秋色

一杯更濃的濁酒
移至我面前 倒映咽下的笑

梔子香仍在縫合裂開的薄暮
草堂像草船 聽 我自己的水聲

流過 卻未流出
綠陰陰的深潭歎息的直徑

我漫步的鼻息拂低竹葉
數著疏雨 落入死亡的潔癖

三十年前 孩子轉身丟下漩渦
又是花徑 又是蓬門

登上詩人各自絕命的船
刮疼此地一千三百歲的河底

輕如一根草 任憑狂風鏤刻的
不拒絕貧病題贈的

結局 他推過的石磨
磨著炊煙

淡淡飄散 我的成熟
像一個國度 習慣了憂傷之美

二

一行詩的幽暗甬道越走越暗

一行詩 園靜遊人散

竹林的竹杖點著風聲 雨聲 鳥聲

浣洗的山花一如浣洗的人形

給我一個黃昏 滲出等了三十年的

發黃的紙 滲出兩片水面遠遠推開的

兩張臉 一架木床一張冷衾

追上燕子 暗香的空間不停退場

退至漏掉的血肉中亮起來的涵義

給我一種命 不同於每一條路

卻把路都變成影子 他慢慢行走

在我身邊擲落酒杯大的雨滴

雲愈漆黑 一點燭火從水底遠眺

一個夏天讀出一千個夏天的寒意

給我這能力 忘記詩歌才終於返回

刺骨的溫馨 比語言更驚人的死

被不值得的活冒犯成一句空話

而我小心踩過邊緣的大海 緊挨

他的清瘦 忘記拜謁一座草堂

三十年才瑣碎地一點點搭起一座草堂

一行沒有盡頭的詩用盡了漂泊一詞

一個歷史 沒有敗壁頹垣

當千家燈火在一夜那麼深的心裡祭祀

拈出嫩嫩濕濕的蕊 同一次生成

給我紅豔 體內留住的香

薰香此刻 星斗明滅著發芽

我已是又老又美足夠潔淨那人

紫郁金香：慢板的一夜

後宮裡的一夜總有月光 玉階和珠簾
卻都是想像的 一束花襯著壁紙的藍
想像 妃子的紫衣下一堆雪在坍塌
急急等待被佔用的雪 用結晶慢慢
轉身 每分鐘向內捲曲著慢慢舞蹈
一束鬱金香璀璨的衰敗脫下一場自戀
一種紫色的耳語 必須喘息著說
只對那人說 當他重重碾壓著花瓣
一滴紫色的奶 像妃子急急等待被吸盡的
想著 全世界就湧進一根滾燙的脈管

後宮裡的火 總有舌頭百般的頑皮
被修剪的尖 舔到皮膚的空午夜之綠
綠如片片堆疊在妃子腳踝處的葉子
那人的寵愛 一場來自所有方向的沐浴
澆淋他的花 乳頭的紫玉小碗斟滿了
報復一個時間 大海沉積在色素裡
一束鬱金香一夜從女高音滑入女中音
今夜 霸道之美對稱著流逝的詩意
妃子只為那人保存的幽香 只交給他把玩
紫色的慢慢粉碎 絲光停不住時

後宮裡總有閃爍成一個蕊的磷光
一根針指揮著 肉體四季被演奏的欲望
一種鏤空的剪裁 鏤空至妃子的生死
壁紙藍藍如一次縫合所有傷痛的狂想
只一次 花影中日子咬下的牙印
就無限發暗 這夜色無限鮮嫩 刺繡到身上
原初那次 紫 像滴慢慢溷開的奶
慢慢被宇宙吸收 縱容那人的黃 那麼黃
凝視中賜給妃子一個黑盡的語法
當花瓶像個詞圓圓貼著手掌

大海停止之處（節選）

1

King Street 一直走
Enmore Road 右轉
Cambridge Street 14號
大海的舌頭舔進壁爐
一座老房子洩露了
無數暗中監視我們的地點

我們被磨損得剝奪得再殘破一點
影子就在地址上顯形

陌生的辭僅僅是詛咒
近親繁殖的鄰居混淆著
死鴿子嘔吐出一代代城市風景
玻璃嵌進眼球
天空就越過鐵道驕傲地保持色盲
每個人印刷精美的廢墟的地圖上
不得不擁有大海
所有不在的再消失一點
就是一首詩領我們返回下臨無地的家
和到處被徹底拆除的一生

2

海浪的一千部百科全書打進句子
岩石刪去了合唱隊
沒有不殘忍的詩

能完成一次對詩人的採訪
寒冷從雪白皮膚下大片溢出
灌木引申冬天的提問

總被最後一行掏空的
遺體總是一隻孵不出幼雛的鳥窩
一個早晨牆壁上大海的反光

讓辭與辭把一個人醒目地埋在地下
一首詩的烏雲外什麼也不剩
誰被自己的書寫一口口吃掉

像病人被疾病的沉思漏掉
一部死亡的自傳用天空懷抱死者
沒有不殘忍的美

沒有不鋸斷的詩人的手指
靜靜燃燒在兩頁白紙間形成一輪落日
說出說不出的恐懼

3

某個地址上孩子切開一隻石榴
某個地址把孩子想像成
眼睛肉裡白色的核
血凝固成玻璃的吱吱叫的鳥兒
一半軀體在手中看不見地扭動
而牙齒上沾滿被咬破的淡紅色果凍
死孩子看到了

那忘記我們的與被忘記無情復原的
一座入夜城市中抽象的燈火
是再次卻決非最後一次

剝奪我們方向的與被太多方向剝奪的
藍總瀰漫於頭顱的高度
在凝視裡變黑
總得有一個地點讓妄想突圍
讓構成位址的辭習慣人群的潰爛

空虛在眼眶裡
僅僅對稱於
大海在瞎子們觸摸下沒有形狀

某個地址指定種植銀色幽香的骨頭
剝開我們深處
孩子被四季烘烤的杏仁
成為每個
想像被看到否定的
被毀滅鼓舞的
石榴裹緊藍色鈣化的顆粒
大海從未拍擊到孤獨之外
從未有別人在懸崖下粉身碎骨
我們聽見自己都摔在別處粉身碎骨
沒有海不滑入詩的空白
用早已死亡的光切過孩子們停止
這是從岸邊眺望自己出海之處

山水銘

何時 我來到這裡
面前無路
身後煙水蒼茫
梔子花的香氣殺人

何時 活著
已是綿綿張掛的劫灰
篩下媲美石頭的醉意
大山水如小文章

讓我步入 風聲
聽覺坐上重重斷崖
一株墨松洩露一支妙手
纖纖扶著荷花

刪減不停推移的
一首詩 不再望向
詩外 我對界限之愛
近乎無限了

憑窗之處 哪陣
鳥鳴不是墜毀的雁鳴
銜在石頭裡
磨擦饑餓的命運

多餘的月色
一隻扁舟碇泊在
銀波渺渺的焦點上
總有個垂死的詩人

歎出一口苦澀的仙氣
歸結雨寫的
山 比遠山更遠
水 漂在誰之上

梔子花薰香的手腕
緊貼白雪中大河的狂草
這裡 死亡是天賦
絕筆之美輕撫一切美

何時 我張掛自己
成四周碑影森森的
急切彎下腰的
藝術？



楊煉

1955年出生於瑞士，成長於北京。七十年代後期開始寫詩。1983年以長詩《諾日朗》轟動大陸詩壇。1987年被中國讀者推選為“十大詩人”之一。迄今共出版中文詩集十三種、散文集二種、與一部文論集。代表作品《大海停止之處》、《同心圓》，以及最新完成的《敘事詩》等，通過精心結構詩學空間，追問人生困境，並追求思想深度，被譽為當代中國文學最有代表性的聲音之一。

蘑菇叢書

悲觀主義者很少會愛上蘑菇，
或像你那樣，忠實於蘑菇帶給身體的感覺。
常識告訴你，沒背叛過虛無的人
不會有興趣瞭解蘑菇的精神——
它們的翻滾，甚至比肉體做得還好。

它們翻滾在平底鍋裡，翻滾在你的喉舌深處。
柔滑，鮮嫩，絲毫也懼怕你
會奪走它們的一切。凡樂觀主義者能想到的真理，
它們都會給出一種形狀。凡你想隱瞞的事，
它們都能給予最深切的諒解。

它們聞到了小雞肉的味道。
它們喜愛大蒜和西蘭花簽下的合同。
它們撐開的傘降落著，降落著，直到在你心裡
變成了一個營養豐富的小神。
消失和消化的區別也許

沒有你想得那麼大。在消失之前，
它們中的一個從裡面遞出一份新菜譜，
請求下一次你能更耐心地咀嚼
蘑菇身上的暗示。還從未過一種暗示
比它們更接近宇宙的暗示。

就沒見過這麼圓的靈藥入門

專有的感歎。你我之間
曾幾何時可曾圓滿於
哈密瓜很好吃。手指上全是
黏黏的蜜液。但我們知道
在清洗之前，我能用癢癢的甜指頭
做成好幾個比原型還圓形。
凡空心，凡需要填補的，
就交給神秘的主動吧。砍樹的人，
一拍肩膀，就比吳剛還像後羿。
而流下的汗，稍一塗抹，
懸掛的月亮便會暴露
整個宇宙的秘密器官；甚至你的
孤獨的鐘也在裡面微微發亮。
多麼值得慶倖，我的靈藥
既不是我，也不是你。
而你的美，仿佛可以令碧海青天
再一次領教嫦娥的動機。
其實被偷過一遍之後，這世界上
還有好多更好的靈藥呢。
我祈禱，你依然有膽量返回現場，
並甘願忍受人類的無知，
將它又一次帶向皎潔的戲劇性。

柏林的狐狸入門

稱它為歐洲的狐狸
不如稱它為德國的狐狸，
蒂爾加滕公園碾磨夜色中的咖啡，
直到我們出沒在狐狸的出沒中；
甚至直到我出沒在我們的出沒中。
清醒後，什麼人敢真實於他的恍惚？
一半是曖昧的信使，
一半是角色的，偶然的進化。
稱它為德國的狐狸
不如稱它為柏林的狐狸，
在勝利紀念柱和勃蘭登堡門之間，
它顛跑著，踩著新雨的積水，
穿過寬闊的午夜的街道。
它的路線自北向南，平行於
已倒塌在附近的柏林牆，
而我們的歸途則從西向東。
一個移動的十字，完美於
它比我們早一分鐘跑過
那個扁平在人行道上的交叉點。
這之後，愛，幾乎像夜色一樣是可巡視的。
稱它為柏林的狐狸
不如稱它為黑夜的狐狸。
我多少感到吃驚，因為本地的朋友
已交代過，這一帶是市區中心。

它側著臉，以便將它和我們之間的距離
主動控制在即是警覺的
也是體面的原始禮貌中，就好像我們
來自北京還是來自辛巴威，
對它來說，區別不大。
它的偶然的出現已近乎完美，
而它的偶然的消失比它的
偶然的出現，還要完美；
至少，我們的出現很可能比它還偶然。
所以，稱它為黑夜的狐狸，
不如直接稱它為詩歌的狐狸。

—— for Lea Schneider

注／

1. 蒂爾加滕公園(Tiergarten Park)，位於德國柏林市區。
2. 勝利紀念柱(Siegessäule)，建成於1873年。圓柱頂端為勝利女神“金埃爾莎”(Gold Else)。該建築物系為紀念普法戰爭的勝利而建。

我的螞蟻兄弟入門

我穿過的黑衣服中
凡顏色最生動的地方
無不綴有你小小的身影。
黑絲綢的歎息，始終埋伏在
那隱秘的縫合部。任何時候
都不缺乏獻給硬骨頭的
柔軟的黑面紗。來到夢境時，
黑肌肉堵著發達的
愛的星空。甚至連橫著的心
都沒有想到最後的出口
竟如此原始。我不知道我
是否應該表達一點歉意，
因為長久以來，我對你
一直懷有不健康的想法——

我想跨越我們的鴻溝，
陌生地，突然地，毫無來由地，
公開地，稱你為我的兄弟。
身邊，春風的淘汰率很高，
理想的觀摩對象已所剩無幾；
而你身上仿佛有種東西，
比幽靈更黑；一年到頭，
幾乎沒有一天不在排練
人生的縮影。你的頑強
甚至黑到令可怕的幽靈
也感到了那無名的失落。
有些花瓣已開始零落，
但四月的大地看上去仍像
巨大的乳房。你是盲目的，
並因盲目而接近一種目的：
移動時，你像文字的黑色斷肢，
將天書完成在我的腳下。

原型鶴入門

和我們一起暗中競爭
那純粹的形象。但出發點
絕不掛鉤世界已墮落到
不可救藥。它們的優勢
似乎更明顯：鶴擁有最美的形體，
但並不滿足於憑著自身
它們只能展示一種絕色。
美麗的鶴，小心翼翼
以自身的美為目的；但也知道
這目的是世界成為我們的對象的
最好的理由。稍一挺拔，
鶴的鳴叫就比愛還專注；
甚至令世界的謊言充滿裂隙，
就好像不隔音，是它們與人生如夢
達成的最低的默契。
純粹的時光已近乎暗疾，
但你仍想試試自我的運氣，
將生命的秘密製作成安靜的禮物，
等候鶴群出現在解凍的湖邊。
而我似乎也開始理解你的固執：
就好像這是一種公平的交換——
我們傾向於以鶴為夢；而另一邊
鶴，也以我們為更深的睡眠。



臧棣

臧棣，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97年7月獲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學位。現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研究員。出版詩集有《燕園紀事》、《風吹草動》、《新鮮的荊棘》、《宇宙是扁的》、《空城計》、《未名湖》、《慧根叢書》、《小挽歌叢書》、《紅葉的速度》、《騎手和豆漿》、《必要的天使》、《就地神遊》等。曾獲《南方文壇》雜誌2005年度批評家獎、中國當代十大傑出青年詩人、1979-2005中國十大先鋒詩人、中國十大新銳詩歌批評家、第三屆珠江國際詩歌節大獎、當代十大新銳詩人、漢語詩歌雙年十佳詩人、首屆長江文藝·完美（中國）文學獎、首屆蘇曼殊詩歌獎、2015星星年度詩人獎、首屆魯能山海天詩歌節大獎。

菩提樹下

此刻，你不是那個登臺朗誦的你
用低沉的亞洲嗓音，吹涼瞌睡的山谷們
（被一盞盞閱讀燈照亮的）
我也不是那個焦慮的我：一邊在鏡子前
服藥，一邊構思：五分鐘後
依舊緊鎖的五官

菩提本無樹，在這裡
本是一條大街，且早早躺了下來。
曾在友人的詩中讀到過
因不瞭解而著迷，因著迷而自學
不斷折返同一個傍晚
此刻，卻冒了同樣的雨

在櫥窗上，看到一切都匆匆的、潦草的
那個自學的自我可能對自己
從來都夠沒耐心。再看滿街的大男孩
不像去購物，倒像興沖沖遊行
那閒情，惟有試穿了新衣的皇帝
方能體驗

但此刻，和你共用一個身子的皇帝
肯定也瞌睡了，別無用心；
我也不再疑心是否還有第三者
光了膀子同行。
拎上紙袋子，我們決定
雨中疾走，老老實實扮演購物狂

先去大眾鞋城，買登山鞋
你選的一雙，尺碼超大，鞋底有輪胎花紋
像是直接從斯大林格勒的戰場
一路走回來的
在隔壁，我試穿的上衣
中規中矩，只在領子裡
藏了一隻扁扁的雨神的風帽

這個城市已準備好了鏡頭
準備好金色的小麥啤酒
似乎也準備，為大多數的事抱歉
無論坐在spree河邊，還是站在河面上
都感覺有掌聲從背後傳來

經久不息卻蠻橫地，像詩中的小雨點
從酒吧、從墓地，從黑白照片
從深闊的猶太庭院
為女士拍照時，我猜想
那些拆了的牆，其實在努力建起啊

包括刻了死者名字的石頭
齒輪一樣從青草中冒出
讓人恍然，那些夜間疾馳長街的坦克
其實也曾這樣被活埋過的

——給臧棣

為整容後依然獲捕的刑事犯而作

牙齒，打落可以重生
嘴唇，向前突出，仿佛始終咬了一塊腐肉。他的臉比多數人秀氣可印在牆上，只剩下下巴到頸子的線條，粗硬到不可滅絕

他的祖先，必定來自黑非洲
在冬季鑿冰，夏季沉睡
奔跑中獵殺過猴子或黑熊
因而，這張臉，被瘋傳在網路上
被女孩們藏在手機裡

狗仔隊蹲在落雨的庭院，和他們昂貴的器材一道。不停打電話給夜空中直播的巨大航空器。這是個缺乏事件的島嶼
這是個慢吞吞討論細節的政體

據說，他已大學畢業，專修園藝
討厭外國人亂丟垃圾（即便太空裡也都是用過的安全罩）
可在千葉縣，女孩Lindsay做家教
又不自覺愛上了說英語的身體

然後，用盡亞洲的全力去擁抱她
扼住她（近兩百年了，海底的床榻沉得更深）只是他動作魯莽了些
終於，兩年零七個月
隱姓埋名一路逃亡，恰是最經典的路線

積雪的高山，陡峭的公路
深奧的泛著白沫的大海
各種顏色的樹在山坡上瘋長
像天下男女不分膚色糾纏在一起。
終於，兩年零七個月
學過的園藝，都用在了臉上

在太平洋，他藏身的小島
經歷了颶風，卻沒引發外交爭議
在名古屋，他睡過的床鋪
沒留一滴血，一滴可鑒證的液體。
如果浴缸裡那個埋著的人

她還活著，還能教英文，逛“淺草”
肯定傷心極了，想用腐爛了的雙臂再次抱緊你
我也喜歡抱了電視沉入溫泉
沉入浴缸，看自己的臉

變形于無故，時而肥白、嬉笑
如一位戰國武將
時而肅殺，如城頭的落櫻

空軍一號

飛機穿越雲層，帶來列島的焦慮
那些匍匐在海礁上
演習的官兵，才習慣了說hello
又要唐突地豎起自己
在燈火通明的沖繩縣廳

可是你，“黑身體”的大統領
“黑身體”的大情人
今夜，又下榻在哪裡？
隔壁，又睡了哪一位白身體的
照耀了亞洲事物的國務卿？

從太平洋暗流中，誰又能
慢慢遊過來，露出
圓圓的帶星星的軍帽
敲敲你的腰，說：

“老兄！時候尚早
我們出去走走。”

古猿部落

樹林裡落滿果實，猩紅的地毯
源於地質的變遷
水退了，老虎的劍齒爛了
我們圍著空地商量未來
老的剛從進化裡爬出，揮老拳
少的已按耐不住舌頭，要第一個
去吃梅花鹿，移山的志向沒有
倒可以涉水，南方北方的
田野只是一張餐桌
所謂共和鬧哄哄
還是獨裁之秋趕走蚊蠅
好在我們都直立著
可以觀天象，徒手掙脫了食物鏈
但十月的勞動力
還是傾向剩餘：不需要畫皮，烹飪
肉身當木柴，只有公的繼續
將母的掀翻，朗誦牠的美
但要說出“我愛你”
至少春花秋月的，還要兩百萬年

青草坡

牛羊站在山坡上，不聽輕音樂
也不看我們暴露出來的東西

人可不這樣，出城三個小時
就喊著要下車，他們的攝影器材

已脹得很難受。好在草原遼闊
人守規矩，自動分出了左右

還仔細收好各自垃圾
即便藏狗跑了來，他們也不慌張

能耐心聽它汪汪地講道理。
但一回到家，他們可就全變了

他們習慣吃完飯，就穿著旅遊鞋睡覺；
或者徹夜不睡，和親愛的人

一同喪失理性；為贏得異性尊重
他們還習慣為無聊的事業獻身

在思考時，習慣露出大大的犬齒
他們的生活已無可救藥

可還是習慣在臥室裡鋪上地毯
感覺自己是睡在草原上

以為睡著的時候，會有鷹低低飛過
銜走他們身上，那些已經死去的東西



姜 濤

姜濤，1970年生，先後就讀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任教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出版有詩集《我們共同的美好生活》、《好消息》、《鳥經》、專著《公寓裡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巴枯寧的手》、《新詩集與中國新詩的發生》，編著《20世紀中國新詩總系》（第一卷）、《詩歌讀本》（大學卷）、《北大文學講堂》、譯著《現實主義的限制：革命時代的中國小說》等。曾獲“劉麗安詩歌獎”、“全國優秀博士論文獎”、“十大新銳詩歌批評家”、“漢語詩歌十佳詩人”、“教育部名欄；現代詩學研究獎”、“王瑤學術獎青年著作獎”、“唐強青年文學研究獎”、“《詩東西》詩歌批評獎”等。

膚色的時光-獻給莎妹劇團 (12首選5)

妖魔1

他進入以後說
是冷的

他心神不定猶疑錯亂
但臉是安靜的

我剛殺了一個人我說

他準備了利刃
我也準備了

是冷的他說
我們要吃的豐盛的菜餚

我吃著他的腿的那天早上
他想離開他的皮膚
攤平像一張易碎的地圖

我的心臟是橢圓形盛開
如桃花他捏在手上毫不在意

他進入我裏面掏著
我也快把他吃完了

我們剩下嘴
互相比賽

我剛殺了一個人他說

我們各自回到大街
穿戴體面，昂首闊步
向市民微笑，保持風度

我們
按下體內的溫度計
把它調到37° C

繼續努力工作
我們都準備好了

妖魔2

他善於如此
把你的心挖空
再填入
他製作的一顆人造心臟

據說
因此
你的心會被他
每天打掃
保養 打臘 擦拭得油亮
油亮 不容許一點點渣滓

我的主他要你
如此祈禱
不容許一點點渣滓
意味著你的天堂的完整

不我的主我需要
一點點渣滓既然我是人
我願意變成一切
人造的物品

換我來打掃
我製造的渣滓我知道我
打掃不完

妖魔3

我的主，那條黑暗的巷我們走
我的主，我變成一隻狗被養在那戶人家
我的聲音吠起，從那個狗籠子

狗籠子精美而且優雅
我的主，那條黑暗的巷我們出走
我攜帶著你(你已完全嚇軟了腳——)
反正早晚我們要出走

不如現在。黑暗夠黑而且巷子夠長
現在。不是昨天或明天，或下一刻
我攜帶著你(你已完全嚇趴了身體——)還好
我們還信任彼此的身體
彼此的吠聲

就是現在。
外面已不是禁區。
黑暗也不是。

妖魔4

我的身體
從黑變白
從白變黑
在轉動中

一根軸
在轉動中

一個磁極
在轉動中

八歲一分熟
二十八歲二分熟
三十八歲三分熟
四十四歲五分熟
六十歲七分熟

「你習慣吃幾分熟？」
「我可不可以吃最裏面最柔嫩的不熟的那一部份？」
「那你必須先切掉外面過熟的那一部份表皮才能抵達。」
「不，我還是保留那最柔嫩的部份在最裏面。」

妖魔5

我看到你的臉
是歪的。乃因我
同時看到你的另一隻眼
是歪的。這又來自你
的鼻子。和嘴巴變成
兩個。不同的。兩個
變成四個。脖子。八隻
手。十幾個。乳房。我
挨近你的餐桌。圍巾。呼吸。皮膚
你。變得複雜。
變成許多數不清的
抽象的。愛。恨。嫉妒
惡質。虛。假
任何有形的。例如長條形
任何都無法進入。深入。我
只能塗塗抹抹
只能發明立體派
的多面向畫法
發明創始者
和一位惹人爭議的畢先生



零 雨

臺灣臺北人，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亞語文研究所碩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曾任《國文天地》副總編輯、《現代詩》主編，並為《現在詩》創社發起人之一。自1992年起任教於宜蘭大學。1993年以〈特技家族〉一詩，獲年度詩獎及年度詩人；2015年以《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中十首詩獲吳濁流文學獎詩類佳作獎。2004年應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11年香港國際詩歌之夜。

著有詩集：《城的連作》、《消失在地圖上的名字》、《特技家族》、《木冬詠歌集》、《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我正前往你》、《田園／下午五點四十九分》等七種。詩選集：《我和我的火車和你》、《種在夏天的一棵樹》。翻譯：《無形之眼》。

意識周圍

有一種聲音
會變成最大音量

通常是敵對
要不是最弱小的自己在說話
(二元對立之間有沒有間距存在)

最大音量來來回回
震耳就聾

變弱

削尖一個人的思想
是健康的

吃一點泥土
才像動物

你扔掉過去的自己
自然會有人為你鼓掌

自殘

他們給自己的語言下了死藥
這火勢總能竄升天際

誰都著魔
誰都成魔

不死不能收拾

隱形人物

(我全部的存在是一個真正的錯誤)。

我無法找到無數迂迴長廊背後的那張桌子後面的那個誰手裡簽發的一紙文件。上帝隱秘地派發了它。我只能回到我的小監牢裡，終年流浪。將一桶桶漂白水反覆塗佈在空氣所漫淹的每一寸牆面和框格上。

它們真的太髒了。

往生者

家裡到處出現您的臉容，不管吃飯睡覺，您都在我的身邊看著。

我對您說話，您就像平常那樣回答我。好極了。世界並未一分为二，而是二合成一。我正在適應這個新的一，把步調調成共振。神也介入，神本來只在廟裡，如今求之即來。

我仍到處去走。大家都不知道我的旁邊有您，有神。我求神把您送回最高的天界。只能這樣，只好這樣。

爸，我們天上見。



張寶云

張寶云，原名張梅芳，1971年生，文化大學中文博士畢業。現居花蓮吉安，任教東華大學華文系。有學位論文兩冊：《鄭愁予詩的想像世界》、《顧城及其詩研究》。曾與林婉瑜合編《回家—顧城精選詩集》。以筆名「阿流」出版過詩集《身體狀態》。目前熱衷研究奧修、唐望、賽斯、心咒、水晶玉石等。

四十擊

1
埃
土矣
古埃及
用金字塔
換土石為金

王朝銀行存
時間於空
間誘人
彳亍
行

2
動
重力
何如輕
移心思讓
心散如阡陌

我的游耕學
是潮濕的
水到成
心田
思

3
妙
女少
吾老也
五口亦難
言時間之妙

亮而為時光
我們闡察
其音每
日音
暗

4
晴
日青
所見皆
靚心青人
青情人其倩

雖不能餐幸
仍有短筆
苦揣長
舌甘
甜

黃鶴樓

借
昔人
紙上黃
鶴凌虛遠
眺白雲下千
載前從天際從
七絕七律流到樓
外的一條悠悠長江
過兩個月也要下揚
州詩歌節上或就
讀此近體詩憶
眼前晴川碧
空阻秋心
愁啊暫
莫日
暮

註／

這首詩化崔顥、李白黃鶴樓詩而成。2016年8月下旬受邀參加武漢詩歌節，在友人帶領下遊黃鶴樓。10月下旬另有揚州詩歌節之約。

晚課兩題

1 翻譯課

美的罪過是永恆的
玩具：我有罪，我
背錯單字，我記錯
年齡，分不清濟慈
葉慈，現在式過去式
我為了雅，為了美
為了達我所欲達
而背信，毀義
我把稍縱即逝的飛霞
誤譯為樹蔭下的磐石
我粗心因為驚心，我
大意因為不敢大義滅親
除三害，除至親的自己
我弄錯詞性，把握不住
迷逃或蜜桃的本質
我咬了一口又一口桃
聞到它的香，吃了它的
色，始終沒有把味道
翻出來。我重修翻譯：
美的罪過是永恆的
成人玩具——

A sin of beauty is
a toy for adults forever.

2 自修課

自己做自己的，不要
吵到別人

不要吵到
幫仲夏織聽覺的窗簾的瀑布

不要吵到午後水邊偷情的
兩隻蜻蜓

不要吵到
苦思改蛙泳為蝶泳的青蛙

不要吵到
靜靜準備自學能力鑑定的自行車

準備插班考的迷雁的航班
準備跳級入禪學研究所的蟬和芭蕉

自己修自己的俳風
不要吵到晚風

註／

詩人濟慈 (John Keats) 有詩句 “A thing
of beauty is a joy forever.”

金閣寺

鈴
鐵鉸
鑿鉸銓
銓鐘鉸鑽
釧鈔鉸鈔鉸
鉸錡鉸鉸鉸鉸
鐘鐺鉸鉸鉸鉸
釧鉸鉸鉸鉸鉸
鈔鑿鉸鉸鉸鉸鉸
鐵鉸鉸鉸鉸鉸鉸
鉸鉸鉸鉸鉸鉸鉸
鉸鉸鉸鉸鉸鉸鉸

註／

此詩名「金閣寺」，全詩各字刻意貼金。「去金」後字意如下——「今我立此，以全金中文贊八方吉土，名花奇艾。百虫千童當辰交合，有母不老，良朋同坐，長及少，壯丁、柔女門內共樂。我求舌牙善，身心安，日光月華常存，小川、白鹿各享追奔樂，布衣寬白，秋色任目，足也。」



陳 黎

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凡二十餘種。譯有《辛波絲卡詩集》、《拉丁美洲現代詩選》等二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藝獎，時報文學獎敘事詩首獎、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梁實秋文學獎翻譯獎等。2005年獲選「台灣當代十大詩人」。2012年獲邀代表台灣參加倫敦奧林匹克詩歌節。2014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2015年受邀參加雅典世界詩歌節，以及新加坡作家節。2016年受邀參加法國「詩人之春」。

昨夜下著今天的大雨

昨夜下著今天的大雨
冰冷的天賦一樣美麗
城市此刻隱含著悲傷
琴匣裏留下了玻璃的灰燼

飛艇的命名一再延遲
我依然不知道聲音的顏色
一定要走到世界的盡頭
天使的淚水才會模糊了大海

嘴唇下的秘密貼緊狂風
不是鑰匙，也不是火焰
不是星光裏的羞怯，更不是
今夜下到明天的大雨

此刻無須知曉生死

星光暗著，卻看得清
你閃亮的嘴唇和眼睛
你一手抱著膝蓋，一手
端著咖啡，等待水溫變涼

我倚靠著熟睡的石頭，聽著
不安的蟬鳴掠過你的脊背
就像看你在雨後潮濕的
窄巷裏艱難地倒車

也許揉皺的衣服應該再熨一下
也許應該再次撥動夏季的時針
咖啡杯裏蕩漾的圖案
是你我無法預設的結局

這世界已經壞得無以復加，我們
只是僥倖在這空隙短暫停留
此刻無須知曉生死
只有走廊裏的燈光依然燦爛

說多了就是威脅

說多了就是威脅，朋友
但是，不要忘記笑
不要忘記毛病總在車輪中
不要忽略難以避免的同行的憂傷
不要讓破損的友誼
像桌上的水跡那樣消隱

說吧，保持無可替代的嫉妒
用這只手去征服
另一隻同樣激烈的手

拋向空中的分幣必須有正反兩面
親愛的朋友，說多了就是威脅
說對了，就是死亡

花卉的時間

花卉的時間，玻璃的黑夜
冰冷的骨殖清晰可見
太陽割下的碎片正在返回
無瞳的雙眼緩緩睜開

靈魂總有棲身之所
在茂盛的黑暗深處
像一株麥穗，逃亡者倚住
窄窄的梯子，悄無聲息地生長

午夜的鐘聲如泣如訴
沙粒低低地跳躍著
今夜又是不絕的黑暗
城市在我的身邊靜寂無聲

飛往多雨的邊境

飛往多雨的邊境

波音757以僵硬的姿態

在飛行中獲得休息

紙制的幻象和我並排坐著

觀看一場兩小時的電影

藍色的空姐遞上冰鎮的可樂

果凍在錫箔紙裏微微顫抖

機翼赤裸著骨頭

寧靜的引擎喋喋不休

我所不熟悉的風在舷窗外撕扯著什麼

釘在水面上的釘子繼承著憂慮和不安

我腳下的某處，載貨卡車滿載著鐵礦石

排成長長的行列

是子夜，也是凌晨

月亮向我們轉身而去

不安的碗，精緻閃亮的表面

滿含懷鄉的幸福

哭泣停止了疼痛

這猶豫如此長久

幾乎糾纏了我的一生

垃圾場上空的浮雲

彎曲下垂的星辰

和我一起

飛往多雨的邊境



王寅

王寅 詩人、作家、攝影師、記者，1962年生於上海。

出版詩集《王寅詩選》、《灰光燈》、《攝手記》等著作多種，作品譯成多種文字，獲得首屆江南詩歌獎、第三屆東蕩子詩歌獎等詩歌獎，多次應邀參加國際詩歌節。

從2012年開始策劃“詩歌來到美術館”系列活動，至今已舉辦38期。先後邀請近四十位國內外重要詩人在上海民生美術館舉辦詩歌朗讀會，”獲得《東方早報》“2013文化中國年度事件大獎”。

去墓地——訪空村修道院

說起來，它的零件真簡單：
黑石碑，白天使，塑膠榛葉冠，
雨後在鑿縫中以微生物
呢喃著陌生名字的光石板，
癌症般無往不勝的厚青苔，

凱爾特十字藤蔓糾盤：日神崇拜
與普世救贖的羞澀折中。是誰需要它們
像抱緊甚至不標誌空無的地標？是誰一廂情願
說著R-I-P，無視那堪作哥特橋段的
字面雙關？

“滿懷著愛紀念……” 賓語已咽下濃黑的黴斑，
“願主仁慈看護……” 像秋陽蔭蔽背光的青苔？
偶有這樣的碑銘：“倘若淚珠可築造旋梯
記憶可築造長巷，我必走路去天國
奪你回來”——差不多能教人相信

最後的最後，剩下的是愛。
那鳶尾開得放逸，他死于1918年夏
忽紫忽藍，分一個世紀降下的雪花
和金綠色鳥糞一起，做著必須做的：
蝕噬姓名，也風化造訪者的足音——

為我輕浮的孤單砌起影壁：
只有死亡值得我們結隊成群。

慢

終於我從你
慢慢學會了徐緩：
不說話，不務農
日光裡時時垂手
閉上眼睛，任不知名的大樹
把花莢拋入半醒的流蘇

海的颯烈，驚濤裡祈禱
陸地的曼妙，無人知曉。
我練就空心疾走的童功
這是我唯一懂得的慢術

可是看，你打開了慢的禮盒：
窸窣，窸窣，以折紙鳳梨的耐心
不被使用的空間多美好
五彩紙鶴飛出（這種輕情生物）
啣啾著杏花之慢，木棉之慢
葡萄之慢與忍冬之慢……
浮標的慢，那枚蛤終於微微張殼
濡濕了月下餐布，那枝蠟燭

全然不懂得哀哭。海淵翻動出閃閃的寶物
星星，鯨骨，蒸汽馬達，人魚眼珠
而閉上眼（轉過身）
就是全部的慢術。

我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

都怪山碧茵而雨又飄起來
拋起的蘋果暴露了它其實是豪豬
而我早已進化成可以隨地入睡的人

豪豬鬆開雪白柔軟的肚子
它有點兒不好意思但並不警惕我
我滿身的蒼耳奏著無憂歌以為自己是編鐘

半青半紅的板栗在我掌心展示幽幽蟲洞
可是時間旅行早不能使我發生興趣

我呀，我
不能乖巧地枯坐此山中
再多的枯葉也吃不盡我洩密的掌紋
清泉兄弟，落日姐妹
橋洞媽媽呀，今天我沒有羊群逗你們發笑
但是月亮昨晚告訴我它其實是一盆皂角
在塘之淺，我以月亮漂洗木屐和斗笠
竹子簌簌響動而野鴨看著它變小
並在月暈消失時抖了抖羽毛

我要好好地枯坐在山中
目送他們珍重託付的身體輕輕被辜負
在山之深
再沒有什麼比辜負更加美妙

青苔學

最危險的顏色
紅與綠。請別向我提起羅塞蒂
筆下垂死的碧雅特麗齊

當你張口，嘴唇就變得
陰晴不定，紅的不再是紅
綠的正艱難地拒絕

一場溶解術的小陰謀。它們是震顫派
禮貌且安靜，珍重地爬上你舌根
也覆滿舌底的青筋——你可曾有

一瞬的心悸？它們真正莊嚴，比浸禮會
更值得四季注意。犧牲與遺忘
紅與綠，蔓延和消弭，可你的名字

又不叫苔絲。我靠維他命支撐，輕薄的藥片
滑下喉腔的素月亮，別哽咽——

若我是天鵝，有優美透明的長脖子，你會看到那兒

仍是血與苔廝殺的戰地。金翅雀銜走晚星
戰戰兢兢化作晨霧一片，霧中你無奈地垂著手
多像早春的老梧桐，笑著任濃綠

滲出你嘴角，說著青苔必勝。

關於抑鬱症的治療

現在，我只需把胸中的鈍痛精細分辨
命名、加注、鎖入正確的履格：哪些眼淚是為
受苦的父親而流，哪些為了染霜的愛，又有哪些
僅僅出於顫慄，為這永恆廣漠、無動於衷的星星監獄裡
我們所有人的處境。假如每種精微的裂痛
都能像煩惱于唯識宗，找到自己不偏不倚的位置
像罪業于但丁的漏斗，它們將變得可以承受。

每種我不屑、不願、不能傾訴的苦痛
都將鬱結成棕色、橄欖色、水銀色的香料
在時光的聖水瓶裡醞釀一種奇跡。修辭術在受難的心前
隱遁無蹤，言語盡是輕浮，假如不是為了自救
鋪陳不可饒恕。假如可以帶粉筆進入迷宮，以純藍
標記每一處通往災禍的岔口：“我到過這兒
必將永不再受誘”，它們將變得可以承受。

假如我嘗到的每種永與神
能使你免於讀懂這首詩
——它們將變得可以承受，
小病號。



包慧怡

包慧怡，1985年生於上海，畢業於復旦大學英文系，愛爾蘭都柏林大學中古英語文學博士。研究歐洲中世紀詩學，著重八至十五世紀手抄本中的圖文互動。

出版詩集《我坐在火山的最邊緣》、《異教時辰書》，散文集《翡翠島編年》。出版譯作十二種，包括西維亞·普拉斯《愛麗爾》、伊莉莎白·畢肖普《唯有孤獨恒常如新》、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好骨頭》、《當代愛爾蘭四詩人集》等。曾任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客座講師，都柏林市駐市譯者，現任教于復旦大學英文系。

搖椅上的人類學家

人類學家在書本裡跑田野
這裡有破茅房，也有紋面女
文獻回顧是山脈
口述紀錄是河流
一開水龍頭
老人的口水便嘩啦嘩啦流出來
聽泉 洗耳
再用一根獸骨剔牙

人類學家在攝影集裡跑田野
鳥居龍藏跑在前面
森丑之助後面跟著
哎、哎小心皮箱別掉了
穿越橫斷越嶺、合歡古道
一個生番腰跨彎刀斷在路中央
劈面那刀鋒比月色還寒
險啊，真險
差點落的是森丑的腦袋
千山萬水、長空無垠
這張奇萊空拍煞是好看

人類學家喜歡在夢中做田野
卜一卦吧
看看明日打獵是吉是兇
醒來那番還站那兒瞅著
不累不煩
南國薰風火辣
獸皮衣裡裹著的是一個
馬凌諾斯基的夢

後記：馬凌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人類學界眾所周知的一個名字，被尊稱為「民族誌之父」。生於1884年，他是發跡於英國的波蘭人類學者，主張人類學家應該「離開自己的陽台」。他也是學界第一位倡導並親身實踐到田野地調查、詳實紀錄並用民族學方法整理成切乎實際狀況的民族誌的人類學家。紀錄的過程中，學習當地語言、參與當地人的生活，用腳踏實地的田野工作取代書本研究。

一源起自一個幼小的靈魂，和人類失落的樸性

達耐乘著我們的黃色小船輕擺而去
晴午，海面上波光粼粼
好似你課堂發問的眼眸裏
有千萬支帆堆點點
輕輕滑出河口
划向既深且藍的海
當年你也是這樣滑出母親的航道——

那天陰雨微冷
夾岸榛莽蒼蒼猿聲跳上跳下
走溪的男童探入母親的羊水
鵝卵石滾出鴻蒙聽雷
像風一樣拂過腳邊的清水啊！
裡有噬咬心臟的魚蝦
一支牽在岸邊的竹筏悠悠晃晃
邦查的勇氣在心底開滿了花
鬆開繩索船篙一撐
輕舟便過秀姑巒山
出海口有叔舅把網撈魚苗
快意江河的達耐揮手
向家鄉的耆老道別
向長巷裡的秘密基地道別
向豢養的小兔子道別

（你們可以把牠放生）
在沙洲放下最後一個玩伴
（那些玩具你都可以拿去）
然後撐一柄篙向冷海中探尋

那些堅持不要背完的經書
還卷在學校抽屜裡
夏天汗水模糊了窗檯禁足的視線
投向體育課那顆胡亂蹦跳的足球
偶爾讓意念徜徉山林 想想
那些陷阱裡的飛鼠野兔
回家的時間就會跑得快一些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ㄉㄛ、乎…
嗯，然後…訓導主任的眼神又從後面殺來

視線漸漸模糊藍色充滿視網膜
山羌死前安詳的眼神浮上腦海
多想再喫一次那青綠色的膽汁
如果山那麼翠綠我卻不能奔跑
海那麼湛藍我卻不能跳水
這世界還有什麼好看？

部落全村出動除夕夜海邊圍爐
那麼一大鍋煮沸的藍也
蒸發不掉眼角的鹹

（八二大隊請求支援：
救難小艇請往南邊搜救）
火炬 木杖 騷動山的癢處
直升機 快艇 搗亂海的平靜
問山問海可有看見達耐身影？
海平線靜默成一條線
（生機本屬於渾沌，莫須再問）
剩下女巫喃喃有辭
咒語繞著風中飄盪的制服飛揚
腳踏車空轉踏板

達耐始終沒有回來
有些人在夢裡遇到他
學校還是要繼續開張
功課依然要寫月考也還是要考
回到教室
一張空掉的桌椅在那裡
靜靜等待著下課
直到天放晴了我們才敢面對海洋
憂傷也許早在灰色雨夜中洗去
孩子的臉龐在岸邊擠成泥娃娃
把壓抑和思念折成紙船
跟著達耐一起駛出海外
孩子們再次滑出母親的航道
學會了死亡

當黃色小船溶入金色陽光
孩子們的叫喚零落
孤獨的父親一人走到水中央
兀自放下手中那只小船
竟比一隻山羌的死還要安靜

— *inspired by a young soul and a lost human simplicity*

Danai rides our small yellow boat and gently rocks away
 from us. A bright noon, ripples glimmer on the sea
 like the countless dots of masts filling your eyes
 when you ask a question in class
 and slipping out of the river mouth
 toward the deep blue ocean. Once,
 you glided through your mother's channel in the same way—

A gray, drizzly day, slightly chilly.
 Lush green lines the river bank, monkeys shout in leaps.
 The stream-wading boy probes his mother's water
 as pebbles unroll primordial thunders.
 The clear water whisks by the feet like wind!
 There, fish and shrimps snap at the heart.
 A bamboo raft is fastened to shore, wobbly.
 The courage of the Pangcah, his people,
 blossoms inside him. Rope loosed, pole shoved,
 the small boat quickly sails over Xiugulian Mountain.
 At the estuary, uncles are netting fry.
 Thrilled by the water, Danai waves
 farewell to the elders of his homeland,
 to the secret headquarters in the alley,
 and to the little bunny he kept

(it's okay to set him free).

He leaves his last playmate on the sandbank
 (you may take all the toys),
 pushes his pole, and seeks the cold sea.

The classics that he refuses to memorize
 remain rolled up in a school drawer.
 The forbidden peek out of the classroom window,
 wet with summer sweat, turns to the bouncing football
 in Physical Education. The mind wanders, once in a while,
 to mountains and snared animals, so the time to go home
 will come running fast. Confucian says,
 “To learn and apply your learning, isn't it a de-light...”
 Hmm, but then... the discipline supervisor's eyes flare from behind.

The view slowly blurs, the retina full of blue.
 The peaceful look of a dying muntjac comes to mind.
 How nice it would be to taste the green bile again.
 If mountains are so green and yet I cannot run,
 if the sea is so blue and yet I cannot dive,
 what's left to see in this world?
 The whole tribe gather by the night sea for
 New Year's Eve. A cauldron of bubbling blue
 does nothing to dry out the salt on the corner of their eye.

(Coast Guards request reinforcement:
Rescue boats, please head south.)
Torches and sticks rouse mountain itches.
Helicopters and speedboats disrupt the calm
of the sea. We ask the mountains and the sea
if they have seen Danai but the horizon mutes to a line
(matters of life belong to Chaos; it's useless to ask),
leaving behind the witch and her prayer.
The spell hovers around the school uniform that
flutters in the wind. The bike pedals idle.

Danai didn't return.
Some people meet him in their dreams.
School continues; there are assignments
to be written, exams to be taken.
Back to the classroom,
an empty chair patiently waits
for classes to end. Not until the sky brightens
can we face the ocean. Perhaps, sorrow
has already gone with the night's gray rain.
The kids cram on the shore, faces of mud dolls.
They fold their repression and longing into
paper boats, follow Danai to the sea.
They slide through their mother's channel again
and learn about death.

When the yellow boat fades into the golden sun,
when the kids' calls quiet down,
the lonesome father makes his way to the middle of
the water. His hand lays the little boat on the sea,
quieter than a muntjac's death.

保留地失守錄

上古

土地攤開是一張
溼漉漉的地圖
捲起收進口袋
整個河谷的水都滿了出來
弄濕了褲子一大片
再打開地圖
山起了皺摺
有人開始種菜
有人從山頭尖尖
往下跳，跨越中央尖山三千尺
來到得其黎

這一躍，就過了三百年
雲化作水從間隙流過

清朝

後來又有人把地圖折起
攤開來的時候就迸出一聲槍響
嚇得那官硃砂筆掉在蘇澳
「生番出沒，小心頭顱」
再多畫一個圈圈，這裡擺一道
北中南路就這樣掛在半山腰
搖搖欲墜
陰風怒號，古木參天
番人踏出來的社路被清兵走成了官路
土牛溝就緊緊嵌進山裡
棉紙邊緣慢慢透出血來

日本統治

明治二十八年
土地上到處招搖著太陽旗
泰雅人怎麼射也射不完
揮之不去的襖熱籠罩山海：
隘勇線挺進、一吋一吋推進……
掐住隘口，地圖上有兇番氣憤地山間跳躍
有人走進地圖裡 埋首
從事一種「人類學式」的調查
一吋一吋丈量樹木與番人所在
所在地必有駐在所駐在所必有……
抬頭看，遼闊的天空佈滿鐵網
菱形錯織好似女人臉上的紋路
幾聲鷹啼隨陽光滾落在地
觸手卻摸不到風
（嘶…有電！）
隘勇線推進，再推進……

國民政府

拔掉電網、填滿土牛
我為您蓋上一座漂亮華美的國家公園
西方文明是保育的推手、遊憩事業相得益彰
無人的太魯閣大山，水鹿徜徉
山羊戲謔、飛鼠縱橫
如今太魯閣人餓著肚子，雙手奉上山林
犁那畝貧瘠的保留地 旁有
水泥廠插入導管剷平山頭
曾經土牛溝、隘勇線把人擋在山上
我但願—永久被囚禁於彼方
輕盈地奔跑跳躍—
也不要被屏棄在山下 背負
山林喘息的重量 壓垮房屋
死傷手足 曾經
家的範圍就是腳能走到的地方
兩腳一跨就橫越一條溪流
大手一揮對面那山就是獵場
政府說有土斯有財

（保留地流失了不再來）
我的十簍芋頭、五頭山豬如今
化成權狀，地界A127-A130
從戶政機關人員的手汗中摩挲出
一張小小的地圖
山的形狀看在眼裡模糊了
捏在手心裡彷彿握也握不住

吟遊詩人—與行為藝術家們於山上吟唱排練時所作

一行人打雨中走過	腳步堅定的一行人走入山中	山勢漸漸拔高
他們面容奕奕	調勻呼吸	歌聲和雨
在帶頭老人起了第一個音之後	用吟唱織成一張細細的網	溶溶地化了山路
眾人應和答唱，此起彼落	伸手一把撈住	泥巴，藏在後腳跟的縫隙裡
	擱淺空中的單音	雙腳起落如耙土犁田
有時	再度譜成一支	一片山間平台陡然自胸前敞開
半個音掉下山谷	賣膏藥的小曲	部落和稻田
就讓它徐徐墜落		遺落的歌和夢
像隻花紋斑蝶	有東西自他們的行旅中滾落	綿延成一片沙灘
會從谷底	越滾越近	雲霧自山腳盤旋而上
冉冉而升	越來越大……	每個人的頭頂
	啪 的一聲	都長出了一株樹
沒有目的的一行人	一張狗皮藥膏貼在我的車窗上	
踏著泥巴往前行	頭	
沒有人漏接老人的歌聲	突然不暈了	
有時或許會慢了半拍		
心跳卻會澎湃地遞上		
及至喘氣聲中		
一支歌謠闢出一條山路		
劈面而來的		
是斷谷裡自己的歌聲		

髣髴若有光—夜行七星潭

髣髴若有光
透自雲的夾層裡
那是神披著冷鍛
轉身的瞬間

髣髴若有光
棲止在月牙灣
曖曖逗引著
遠方海龜的洄游
埋下一窩卵白的乒乓球
在細軟如被的沙灘中
在光中

髣髴若有光
閃自陰翳的大氣層
濛濛穿透眼皮的微血管
又掩映在樹林裡
飛螢般流竄
然又稍作頓止
那是靈魂最後一抹
巨大的扭動

髣髴若有光
自淺淺的海灣裡折射
那是神將祂的彎刀
收納進防風林後面
激起的一片銀白色銳光

髣髴那光
自海上來
如此均勻地
照進城市的隙縫裡
照在貓背上操場上
照進你的衣櫃裡

髣髴有光
娉婷自你的眼眸
人們傍著海灣
淺淺入睡
連睫毛
都笑成月牙灣的形狀

這一切都在光裡誕生
也在光裡熄滅

我們緊守住一道自城市邊緣崩裂的小口
從那兒通往神諭的海岸
海風靜靜刮著
噩夢裡醒來的神
遺了一地的精
在細軟如被的沙灘上
在光中



黃岡

黃岡是祖父的賜名，意在紀念1949年以前的故鄉。曾任文案企劃、劇場公關。多數時候是城市與部落浪遊者、有時無業。著迷於書寫與文化研究，著有詩集《是誰把部落切成兩半？》、文論《資本主義下的花蓮城市空間生產》。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楊牧文學獎等，2015年美國聖塔菲藝術學院駐村作家。

帶著楚國流亡

帶著楚國流亡

他告別了國都，告別故里

以一雙耿耿不寐的眼睛

一縷瑩瑩不安的靈魂

放不下百姓震動的哀痛

放不下道途荒忽的憂愁

身體已走到郊野

眼光仍定著在城門樓

小船已駛入波濤

心思仍繫在君王身上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

循著滄浪之水下流

清洗帽纓的人竟不洗泥汗的腳

循著滄浪之水上溯

拋棄冠戴的他堅持潔淨自己的臉

帶著楚國流亡，浮雲

已碎成殘破的蛛網

他不知昨日的昨日身在湘江或是長江

明日的明日飄向激浦還是辰陽

不知黑夜的古墓是誰的祖先

閃爍的燐火是誰的魂魄

（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

雷電在空中畫開一條激切的路

戈矛刺穿千萬人的嚎哭

帶著楚國流亡，而楚國

江湖已渾濛成霧

南北也已錯置成東西

只有日月不停傳遞著消息

兩千三百年後引我

跨越離騷詩行，前往

他投江的地方，聽編鐘

敲擊鳳凰的哀鳴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

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

飛蛇遊走在山巖我遙看

一條棧道隱約入青林

瀑布搖光在懸崖原來是

一掛藤蔓映照著白光

輕煙上升峰頂，盤繞金色的丹粟

輕煙下降深谷，凝結水晶的春露

招魂的歌聲迴盪又迴盪

嘿——吼——喔，嘿——后——喔
彷彿伸展颶風羽翼的神鳥
嘖吐洪流的蛟龍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沿著離騷詩行
渡過峽灘的他回望秭歸
行過平原的他回望江陵
登上崑崙的他扣擊天門
以一雙耿耿不寐的眼睛張望
哪一株蘭草可能遇見左徒
哪一陣飄風可能吹向三閭
太陽自東月亮自西虹霓自南列星自北
他在赤水流沙中奔馳啊奔馳
心頭總垂掛一個沉沉昏昧的楚國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誰能看清他的形象聽懂他的聲音
千年的時光像大氣鋪展成原野
千年的憂思像歌聲消融成血液
從前的屈原去了哪裡
後來的屈原身在何處
兩千三百年直到現在
化身千萬的他，仍在流亡的路途
日復一日地呼喚
魂兮歸來！忠貞受難的人
魂兮歸來！發憤抒情的人

上 邪

她準備了一包乾糧兩瓶礦泉水
在我遠行的行囊裡哀愁地說
南方多地震

我怕劫後挖出我的身體
水已乾糧已腐
就在一塊殘瓦上刻了天地合三個字
留給她

我要一個旅程

請給我一束光
太陽底下唱著歌的光
像嬰兒的號啕
給我一陣鼻息的擁抱

請給我一雙鞋
平疇間的一條長途
像乘風的手杖
給我一片藍天的安慰

請給我一張車票
一個月台進，另一個月台出
白菊花落了黃菊花開
給我山和海，給我日和夜

給我一個旅程吧，請給我
一張流浪的唱片不停地轉啊轉
一本天涯的相簿不停地翻啊翻
一生等長的錄影帶不停地放啊放

還要一顆薄倖的心，兩片絕情的脣
一雙孤獨求去流著淚的腳步
永遠就是——永遠
不要固定的家

菅芒搖曳

菅芒搖曳
無聲問起居
遠時曾以
中鋒側鋒交相揮灑
而今豎尾長垂於雨中
不記得說過什麼恣肆的話
寫過什麼飛揚的字

菅芒搖曳
似探人心思
點是心雷，豎是懸針
撇捺都作苦笑
回首驚起一陣陣風
起始於頓首終止於謹白
筆畫恆常一波三折

秋天過後就難以成書
一如皮繩斷開
竹簡被時間蟲蛀
記憶的經線織進遺忘的緯線
還有什麼信札未寫
什麼符券未兌
全說不準了

菅芒搖曳
天空下一本時間的帳簿
在陰晴不定的窗外
從前與未來的山野
它不由自主地搖曳
搖曳在我紛亂的心頭
寂然的現在

木 門

輕輕敲叩，剝啄你厚重的木門
以無聲的語言如霧，行過長廊
在寂靜的天猶未亮的夜裡

敲叩，剝啄，為夢中
我們說好要履行的約定
去到那難以抵達的天地盡頭

暗黑的長廊，我穿越
如推開三千扇門，繚互
三千年的暗夜

以鬼魅般空空的腳步當風
自窗外欺身。破曉冰涼
惟大理石雕像光滑的胸臀反光

俯瞰洪荒一彎細細的
月色在床，光點不斷被撫觸
被包裹，裸露歡喜與哀愁

彷彿夢中搖擺，又像是時間遞嬗的
上弦月與下弦月交替，持續演練
一些情節，今日復明日

穿越暗黑的長廊。我是霧
而你厚重的木門彷彿
天地盡頭，無聲，過完此生



陳義芝

陳義芝，1953年生於臺灣花蓮，高師大國文所博士。年少時參與創辦「後浪詩社」，主編《詩人季刊》。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輔大、清大、臺大等校兼任講師、助理教授。現任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副教授。出版有詩集、散文集《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掩映》、《為了下一次的重逢》、《歌聲越過山丘》等十餘種。

片 面 ——東勢火車(1959-1991)

剩下
還有四張候車椅
實心木的，修長的
手臂圍成一方
在大廳，因日久磨蹭
因沉甸甸的等候而平滑

剩下也放在大廳的
還有老月臺石灰白的柱子
離軌道多遠呢？火車
必然是無法靠站子
打了結的軌道
鐵軌生鏽，木樁龜裂
封鎖的維修廠
太多零件無法修補
有誰還記得修澤蘭嗎

軌道運輸著逐漸消失的
森林，流放的節拍斷續斷
那是一九九一，九月一日
火車忐忑晃動
從八仙山出發，最後十四公里
豐原朴口石岡梅子
最後一個班次
進站，靠站，停駛
誰還記得那最後的汽笛聲嗎

這整件事或許可以這樣
比方雖嫌老舊：火車
是我，一條軌道
是我的一生，火車停駛
軌道必然湮沒草叢
車站，我的家，必然廢棄

時空可以重建
軌道可以重建嗎
我走在軌道上，轟隆隆
這是我想像的晃動火車停了
該下車了
這裡是東勢客家文化園區

注：

東勢火車站於1959.01.12啟用，1991.09.01廢站；其建築師修澤蘭（1925-2016）有「台灣第一女建築師」之譽，代表作包括陽明山中山樓。

一種藝術(組詩摘錄)

06

我做了一個夢
不完全是夢

這是我的黑色行館
羊皮紙的天色掩蓋了星星

從午夜到凌晨時間重疊
重新開始，月亮不給暗示

在碳酸鈣的冥想中我伸出指尖
往上攀

你看到我的時候我汗濕的手
已經變成石柱

11

精雕細琢的天空
星星側身
循既定軌道繞行
相互牽引，抵斥

夜深了……

面對面
拖曳著各自的
重量，我們近身交錯
如兩列地鐵疾馳

在幽暗中
你往東，我往西

時空是漆黑的
這是一次不感光旅行
我只記得一陣風
像烏柏落葉

當你走過

18

偏離道路時
我如此思睡
甚至無法說清如何
我就踏入這漆黑的森林

現在我確定
輪迴是一個誤解

昨天我回來
所有的玫瑰變成岩石
我如何
留住一隻蝴蝶在岩石裡

油桐花

是這樣的輕功：蝶骨與蝶鞍，釋放激素，抑制激素……在視丘邊緣，油桐梳理各自的雲朵。

你看著時間無聲潛行在油桐的背脊，給它葉，給它花，離開，帶走每一朵花；給它果實，一顆顆落入塵土；給它一整個春天，拼貼蛇的神話，夜鶯的歌，一些脈衝星的動靜，一些漂泊。

它們如何回應著蝴蝶與雲的暗示。

而晚天的抽紗愈見單薄，春天簌簌篩過，隱約你嗅到些甚麼——這花與塵土的關係：分子延續，轉換，決絕斷裂。走入花你走入白色的岔路，時間紛飛看不到盡頭。

星期天

這是一個閒置的
星期天 不用上教堂
不用買菜
不用澆盆景 花已經枯萎
巴赫已經奏完最後的
變奏 沒有
工人敲門 水泥牆已經砌好
星際大戰又開始上演

這該是原力覺醒的年代 不是
完結篇 天空擁擠如常
沒有天使降臨如雨
多海嘯的海岸線
多棺槨的國界
地鐵會不會再次
槍響 貓在暖爐旁
她雪白的雪一樣的身體會不會融化

古老的神話(組詩摘錄)

03

那是一個九月早晨，我在森林裡採野蕈。
你向我走來，你的額頭長著樹枝。我避開，你逼近。
錯亂中我竄進蘆葦叢，你伸手撲前，但抓到的不是我，是一把長短不齊的蘆葦。
我變成了蘆葦。
你對著我嘆氣，嘆息聲穿過我空洞的身體，聽起來竟像音樂。

09

有時候你上半身是貓頭鷹、獅子、海豚、刺蝟，下半身是人。
有時候你上半身是人，下半身是牛、馬、野豬、錦鱗。
你還在轉變中。
這是你始終讓我著迷的原因。



陳育虹

陳育虹。著有詩集《之間》、《魅》、《索隱》等，新詩集《閃神》將於2016秋由洪範出版。另有散文《2010日記》及譯作達菲《Rapture癡迷》、艾特伍《Eating Fire吞火》。2011出版日譯詩集《我告訴過你》。曾獲2004《台灣詩選》【年度詩獎】，2007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2008入選九歌《新詩30家》。

El agua fue la primera en llegar.
Por delante incluso del tiempo y los espacios.
Desplegando ríos, mares, océanos,
anticipando el pulso eléctrico del fuego.
La nube trajo y la lluvia y los astros
colgados como mangostanes de sus ramas.
Llegó antes que los días y la noche,
antes mucho antes que los dioses o las algas.

水 首先抵達
甚至領先了空間和時間
鋪開了 河、海、洋
搶先了 火電的心跳
雲帶來了雨帶來了還有星光
像山竹果般掛在它的樹梢
它比日與夜更早抵達
早 比神與海藻來得早得多

Cae al agua
gota a gota
el pájaro.

Alza el vuelo
cumbre o pétalo
el agua.

水滴落下來
一滴一滴
鳥

振翅高飛
山峰或花瓣
水

.....

Cada vez que rueda el agua y las piedras
a su tacto se tornan sortilegios,
experimenta el autillo enamorado
el vértigo azul que precede al éxtasis.
Hoy ha vuelto la lluvia por sus fueros
renovando la yerba de los prados.
El pez brujo presiente un mar andrógino.
Es hora de que el árbol se adelante
y estremezca con pasos centenarios
la luz artificial de las ciudades.

每次水和石頭的滾動
每次的觸動都滾著魔咒
體會來自於站在樹梢的角鴞
那藍色的暈眩感的狂喜
今日雨為了它的勳章回來了
刷新了草甸上的艸
巫師魚預感了一個雌雄同體的大海。
是時候 樹 該前進了
提起它那百年的步伐
城市的人造光

El circunciso rema a contranoche.
Voces de aves oceánicas
y el marramao de las sirenas
retorciendo sus colas viperinas.
El farol es pasto de la niebla.
Aminorar. Soltar el remo.
Sorber el té púrpura del termo.
La realidad se le antoja impar y repetitiva.
Primeros signos de asafá.
Si pronunciase los nombres del agua.
Si a babor alborearan las tres islas.

割者逆夜地划著水
海鳥的叫聲
美人魚發情的呻吟聲
卷曲著蛇尾般的尾巴
燈籠是雨霧的糧草
減速。丟下划槳
啜一口熱水瓶中的紫茶
突發奇想地堅信真實是奇數且重覆的
那是首顯純粹的跡象
若唸出水的名
若左舵升起那三座仙島

Las nubes 雲
lamen el mar. 舔舐著大海。
Pensamientos 思想
en blanco 空白
sobre el agua. 水面上



葉汐帆 Rachid Lamarti

出生於地中海岸的小鎮--巴達隆納。Rachid Lamarti是詩人，也是隱喻學家，巴塞隆那大學語言學博士。現職台灣淡江大學西班牙語文學系教授。匯集豐富西班牙語、西班牙及拉丁美洲文學的教學經驗於一身。主要研究領域為譬喻學、華語學生西語教學、漢學及西班牙語文及文學。出版詩集有《Dios los cría》、《Hacia Kunlun》和《Poemario del agua》。曾在專業語文及文學評論刊物上發表過多篇學術文章。



翻譯／李郁錦

李郁錦，出生於熱情如火的高雄。語言學家、翻譯家、教育家。現職於台師大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助理教授。旅居歐洲九年（主要盤踞於西班牙巴塞隆那）。曾任教於西班牙國立龐貝烏·法布拉大學，研究專長領域為二語習得及外語教學、跨文化溝通及認知語法等。同時也是台灣少數中、英、西三語互譯的專業口譯員之一。近年來也投入大數據分析、語言及數據視覺化研究中。

圓桌詩會
為大小孩子們讀詩



迷蝶記 陳黎

那女孩向我走來
像一隻蝴蝶。定定
她坐在講桌前第一個座位
頭上，一隻色彩鮮豔的
髮夾，彷彿蝶上之蝶

二十年來，在濱海的
這所國中，我見過多少
隻蝴蝶，以人形，以蝶形
挾青春，挾夢，翻
飛進我的教室？

噢，羅麗塔

秋日午前，陽光
正暖，一隻燦黃的
粉蝶，穿窗而入，迴旋於
分心的老師與專注於課
業的十三歲的她之間

她忽然起身，逃避那
剪刀般閃閃振動的色彩
與形象，一隻懼怕蝴蝶的
蝴蝶：啊她為蝶所
驚，我因美困惑



何言宏

何言宏，男，漢族，江蘇淮陰人，1965年4月生。

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交通大學當代中國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的批評與研究工作。

1993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碩士學位。2000年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博士學位。後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從事博士後研究。出版有《中國書寫：當代知識份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堅持與抵抗》、《介入的寫作》、《精神的證詞》、《知識人的精神事務》和《介入與超越》等專著與論文集，另有論文多篇。

總主編有《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1～2010》，同時主編其中的《詩歌卷》；另主編有“中國當代著名作家評傳叢書”、“二十一世紀作家文庫”等。

曾獲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優秀成果獎兩次、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兩次和江蘇省“紫金山文學獎”、“金陵文學獎”、“《當代作家評論》獎”、“《揚子江評論》獎”等多項；另與人共同獲得國家級優秀教學成果獎等多項。

吳懷晨 選詩／

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谷川俊太郎

人類在小小的星球上
睡覺起床然後工作
有時候真的好希望火星上也有同伴啊

火星人在小小的星球上
在做些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
(說不定是哩啦啦 咕嚕嚕 呼哈哈之類的)

但是有時候也好希望地球上也有同伴啊
真的是好希望啊

萬有引力是
把東西拉在一起的孤單力量

宇宙是彎彎的
所以大家都能碰在一起

宇宙逐漸地在膨脹
所以大家都會不安

對這二十億光年的孤獨
我忍不住打了個噴嚏



吳懷晨

設籍台東，任教於臺北藝術大學，曾獲文學獎及哲學論文首獎。著有散文《浪人之歌》、詩集《浪人吟》，另有論述兩種。

楊煉 選詩／

記憶中的女孩

深深地吸氣再閉上眼
你就來到我的房間
在夏日荒草有歌曲的手指
和你的腳一個靜靜墓園中的回憶

不你別彎腰去看那墓碑
頑皮地找和你一模一樣的名字
別對她們低語或者笑
那也曾被人記住的笑聲

不不那不是你
躺在上面曬太陽的青草地
一塊九歲的織滿了光的綠毯子
石頭並不懂你熱愛的一切

名字四散各處像小小的風
來自你又在你的呼吸之外做著夢
在不遠的地下被忘卻
或很遠走進這想你而你從未來過的房間

包慧怡 選詩／

啞樹

啞樹並不真啞
每一片葉子都是嘴巴
天乾燥的時候葉脈擴張
筋絡裡就有漿汁流下

啞樹也不瞎
風景濾過毛絨絨的葉肉
在每一顆葉綠素裡踢踏
踢踏，扭曲，放大
蒼空是啞樹的瞳仁
悲愴在虹膜背面掙扎

陽光裡長吁短嘆
霏雨裡顧自婆娑
月亮的銀色素手
梳理它的緞子頭髮
啞樹懷揣著風
時間在樹蔭下玩耍

那麼就拾起來吧
啞樹輕輕搖落的童話
那麼就忘記了吧
樹身上刀鑄的傷疤
那麼來歇一會吧
假如再沒人等你回家
那麼睡吧，睡吧
夢裡枝頭已綴滿白花。

割草機

我們的女兒要我抱她過去
看她的新發現：那是
停在馬路對面的一輛小轎車。
她的小胳膊軟綿綿地摟著
我的粗脖子，更小的指頭
像橡皮似地在用力，而那前伸的
右手則像拍打空氣的小雞的翅膀
不肯妥協地認准那輛
在輪胎上睡著的文明的靜物。
她很有眼力：那是一輛
德國統一後出產的小轎車——
起著我始終也沒弄明白的
一種鳥的名字，但她叫它割草機。
這種情形已經有過好多次了。
她用她的童話更正我的常識，
堅持把那些她看得上眼的小轎車
叫割草機。她還用在動物園中的
所見所聞，分別給它們起名字——
最心愛的是老虎割草機。其次是
大象割草機，獅子割草機，
還有熊貓割草機。她討厭猴子，
而且根本不作任何解釋：所以
沒有猴子割草機。她只有兩歲，

除了半歲時坐在她媽媽的懷裡坐過
一次飛機，她差不多沒離開過
這座城市半步。“你知道什麼叫草嗎？”
“那當然”。她作了正確的回答；
並像作補充似地，從我的頭髮中
揪出一根，說“和它絕對不一樣”。
不過很快她就離譜了，管綠樹叫大草。
她似乎看出我在兜圈子，看出
我想知道她為什麼會管那些小轎車
叫割草機？她是怎麼知道有割草機的？
但她不肯對我講，因為那是
她和她媽媽之間“最大的秘密”。

金尚浩 選詩／

問的語言 金富子／首爾·大光國小六年級

我常常問媽媽說：

「媽媽有誰最漂亮呢？」

媽媽喜滋滋地笑著

這就是她的答覆

媽媽常常問我說：

「今天考試考的好嗎？」

我只是滿面笑容給媽看

這是我的答覆

金尚浩 譯

星星 李樹麟／首爾·輝慶國小三年級

啊！拉長的……

一顆隕星墜落

啊！那裡又有一個

從南到北

一直很長的……

沒有南北韓三八度分界線的

星星們多麼好呢

金尚浩 譯

묻는말

내가 엄마에게 자주 묻곤했다

“엄마 누가 제일 예뻐요?”

엄마는 신이나 생긱 웃으셨다

이것은 바로 엄마의 대답

엄마는 자주 나에게 묻곤하셨다

“오늘 시험 잘봤니?”

난 그저 만면에 웃음 띤 얼굴을 엄마에게 보여줬다

이건 나의 대답이었다

별

아! 길게……

하나의 별똥이 떨어졌다

아! 저기도 또 하나

남에서 북으로

아주 길게 이어진……

남북한 3.8선 경계선이 없는

별들은 얼마나 좋을까

江水會不停地流逝
輪唱潺潺瀝瀝的歌
流逝著山和原野

把耳朵靠著一棵樹聽聽看
能聽到明亮的歌聲
小樹會潺潺潺潺
大樹會瀝瀝瀝瀝
聽到江水流逝的聲音
常在江邊聽到
江水聲似乎移到這邊來

江水會不停地流逝
連強風也毫不動搖地
連風雪也傲然屹立地
就與樹木做為旅伴

給自己懷抱的生命叨住奶頭
快到宏大的海
巨大的悲哀 巨大的喜悅
都會默默地接受
自今天至明天不停地流逝著

강물은 쉬지 않고 흘러갑니다
졸졸졸 쿵쿵쿵 돌림노래 부르며
산과 들을 흘러갑니다

나무에 귀를 대고 들어보면
환한 노랫소리가 들립니다
작은 나무는 졸졸졸졸
큰 나무는 쿵쿵쿵쿵
강물 흐르는 소리가 들립니다
강 옆에서 항상 듣고 있어서
강물소리가 옮겨왔나 봅니다

강물은 쉬지 않고 흘러갑니다
강풍에도 끄떡없이
눈보라에도 꺾끗하게
나무들을 길동무 삼아

품고 있는 생명들에게 젖을 물리고
거대한 바다에 다다를 때까지
오로지 흘러갑니다
커다란 슬픔과 커다란 기쁨도
묵묵히 받아들이며
오늘에서 내일로 쉬지 않고 흘러갑니다

獨自在山坡上，
小孩兒，我見你
一邊走一邊唱，
都厭了，隨地
撿一塊小石頭
向山谷一投。

說不定有人，
小孩兒，曾把你
〔也不愛也不憎〕
好玩地撿起，
像一塊小石頭
向塵世一投。

喂，你站在池邊的蓬頭的榕樹，你可曾忘記了那小小的孩子，
就像那在你的枝上築巢又離開了
你的鳥兒似的孩子？

你不記得他怎樣坐在窗內，詫異地望著你深入地下的糾纏的樹根麼？
婦人們常到池邊，汲了滿罐的水去，
你的大黑影便在水面上搖動，
好像睡著的人掙扎著要
醒來似的。

日光在微波上跳舞，好像不停不息的小梭在織著金色的花氈。
兩隻鴨子挨著蘆葦，在蘆葦影子上游來遊去，
孩子靜靜地坐在那裡想著。

他想做風，吹過你的蕭蕭的枝杈；想做你的影子，
在水面上，隨了日光而俱長；想當一隻鳥兒，棲息在你的最高枝上；
還想做那兩隻鴨，在蘆葦與陰影
中間游來遊去。

陳育虹 選詩／

床單王國 羅伯·史蒂文生詩 / 陳育虹譯

The Land of Counterpane Robert L. Stevenson

當我生病躺在病床	When I was sick and lay a-bed,
頭下枕著枕頭兩個	I had two pillows at my head,
所有的玩具都在身旁	And all my toys beside me lay,
讓我整天快樂非常	To keep me happy all the day.
有時我用個把鐘點	And sometimes for an hour or so
觀察我的鉛人兵團	I watched my leaden soldiers go,
不同的制服換穿操練	With different uniforms and drills,
在被褥裡行軍，越過山坡	Among the bed-clothes, through the hills;
有時我派遣一隊船隻	And sometimes sent my ships in fleets
在床單間上下穿梭	All up and down among the sheets;
或者搬出我的房屋和樹	Or brought my trees and houses out,
四處建築城市	And planted cities all about.
我是個大巨人，不動	I was the giant great and still
坐在枕頭山頂	That sits upon the pillow-hill,
看著眼前的平原山谷	And sees before him, dale and plain,
這快樂的床單王國	The pleasant land of counterpane.

葉汐帆 選詩／

Los juguetes son para jugar (de verdad) Gloria Fuertes

No para jugar a matar (de mentira).

Las pistolas (ni de agua).

El revolver (ni de broma).

La escopeta (ni tocarla).

Los juguetes para todo.

Y las armas para nada.

玩具是用來玩的（真的） Gloria Fuertes

不是用來殺人（假裝）

連（水）槍

連（假）左輪手槍

連 獵槍（都別碰）

玩具 大家都可以玩

武器 大家都別碰

李郁錦 選詩／

塔拉拉 費德里戈·加西亞·洛爾卡詩 李郁錦譯

Tarara Federico García Lorca

塔拉拉，有

La Tarara, sí;

塔拉拉，無

la Tarara, no;

塔拉拉，女孩

la Tarara, niña,

我看到她

que la he visto yo.

塔拉拉身上

Lleva la Tarara

穿著綠衣裳

un vestido verde

有著好多褶擺

lleno de volantes

和好多鈴鐺

y de cascabeles.

塔拉拉，有

La Tarara, sí;

塔拉拉，無

la tarara, no;

塔拉拉，女孩

la Tarara, niña,

我看到她

que la he visto yo.

照亮了我的塔拉拉

Luce mi Tarara

她如絲般的馬尾

su cola de seda

照在金雀花

sobre las retamas

和薄荷叢上

y la hierbabuena.

唉，瘋癲的塔拉拉

Ay, Tarara loca.

搖動了細腰

Mueve la cintura

為了採摘橄欖果

para los muchachos

男孩兒們

de las aceitunas.

小矮人隆碰碰

李郁錦譯

El Enanito Rompompom

T. Cubarovsky (手指律動詩)

一個小矮人在工作

隆碰碰隆碰碰

隆碰碰隆碰碰

Estaba el enanito trabajando:

Rompompóm, rompompóm,

rompom, rompompompóm

唱著歌兒上山去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Y a la montaña se fue cantando:

Lalalá, lalalá

Lala, lal a, lalalá

一個三明治他吃掉

咩咩咩咩咩咩

咩咩咩咩咩咩

Allí, un bocadillo se comió:

Ñamñamñám, Ñamñamñám,

Ñam ñam, ñam ñam, Ñamñamñám,

然後，開心笑著下山去

哈哈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哈

Y riendo bajó:

Jajajá, Jajajá,

aja, aja, Jajajá,

在家中，一碗熱湯暖暖喝

嚙嚙嚙嚙嚙嚙

嚙嚙嚙嚙嚙嚙

En su casa una sopa se tomó:

Sususú, sususú

Susu,susu,sususú

然後……他就睡著了

噓～噓～噓～

Y dormido se quedó:

Sh, sh, sh

颱風天他們一直在唱歌

啦啦得得得啦啦得得得

他們拿出紙偶開播姐弟電視台

演出皮卡丘和水水瀨的故事

PART 1 & PART 2

ACTION

他們急著和我說話

我總是失語

我有一堆話是不能說的

那種邏輯

不存在在他們的小腦袋瓜子裡

他們想唱就唱

想哭就哭

想吃就吃

颱風天的風在轉圈圈跳舞

他們也跳

我是他們的颱風眼

楊小濱 選詩／

熊的兩個故事

一隻玩具熊，在山上搭積木
一隻玩具熊搭起長城，然後再推倒
玩具熊壓在下面哭了一陣，後來，讓孩子撿走了
孩子的臥室裡，玩具熊坐在積木上發呆

一隻真熊在山上堆起了磚牆
一不小心，從長城上滾下去，跌成了皇帝
他下令殺了所有的熊，因為它們認出了他
他披著龍袍跳舞，跳得太笨拙

倉本知明 選詩／

生殖 I

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
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る

(中譯)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ㄉㄨㄛ

註／

此首是日本詩人草野心平（1903年—1988年）之作。

陳黎 選詩／

西瓜 塔布拉答詩 / 陳黎譯

夏日，豔紅冰涼的
笑聲：
一片
西瓜。

陳義芝 選詩／

選自 泰戈爾《漂鳥集》

1.
瀑布唱道：我找到歌聲時，
也就是找到自由時。
2.
落日問：誰來接替我的職責？
瓦燈說：我將盡我之力，主人。

王 寅 選詩／

麗 日 平田俊子詩 陳黎/上田哲二譯

在春天去看牙醫也快樂
在春天變成牙醫也快樂
在春天花開也快樂
在春天葉開也快樂

在春天坐巴士也快樂
在春天被巴士坐也快樂

在春天接到手寫的信也快樂
在春天接到腳寫的信也快樂

在春天肚子餓也快樂
在春天背部餓也快樂

在春天下樓梯也快樂
在春天從海邊掉下也快樂

在春天一個人也快樂
在春天成為鳥也快樂

在春天喜歡的人跑走也快樂
在春天即使不快樂也快樂！

撒 韻 · 武 荖 選詩／

給 寶 寶

愛是超越那山那海
是疼惜是愛護
用手掀開你額頭讓我看你害怕的
還好傷的沒有太重太沉

你小小的臉小小的手
傻傻呆呆跟我進入山林
耀眼的陽光沒有發現你
因為月亮的清明正等著你
河裡的月光引路
請你站在清晨明晰的水珠上
因為你便是那大河灣灣的水啊！

詩樂演出



演出

沒有什麼的什麼

我是沒有韻腳的詩歌
我是沒有河流的地圖
我是沒有角色的小說
沒有前方的路
沒有氣味的派

我是沒有結晶的雪花
我是沒有條紋的斑馬
我是沒有目的的謊話
沒有房間的門
沒有黑夜的燈

魚 說

遇見你之後，我變成一條魚
想望與追尋的鱗片
一瓣瓣，穿回去
這裡沒有疆界，我走進海裡

抵達你凝視的彼端，
卸下毛髮與溫暖，
希望與絕望的鱗片，
一瓣瓣，穿回去
這裡沒有方向、這裡沒有聲響、這裡沒有慌張
這裡只有光

遇見你之後，我變成一條魚
所有關於故事與記憶，
一瓣瓣穿回去
我把你，穿回去，
一瓣瓣，閃著銀色淚滴

Run River

Run river run, running to the sea,
綠色紅色黃色地 異樣的身軀
不言不語，世界已停止了呼吸
你們的富裕吞食沿岸的笑語

Run river run, running to the sea,
一點一滴，失去奔流的聲音
一點一滴，失去原有的翠綠
你不曾在意，我一直在這裡

Run river run, running to...
我怎麼回去

Run river run, running to...
大海的母親

Run river run,
你怎麼可以

Run river run,
就這樣遺棄

Run river run, running to the sea.....



海小姐

主要遊走於花東演唱，從太平洋岸到中央山脈邊緣，希望能不斷在荒野微風中搖擺聲線。以土地做為養分，嘗試將自己化為語言，溝通理想與現實的世界。喜歡穿梭在雋永的民歌間，偶爾也挑戰實驗性的自我創作。擁有一顆永遠開放的心，將生命中各種驚奇轉化為旋律，遙遠地、眷戀地，傳遞給你。

演出

蟾蜍羅

蟾蜍羅咯咯咯十八歲嫁阿婆
沒眠床睡浴堂沒被蓋蓋鹹菜
蟾蜍羅咯咯咯十八歲嫁阿婆
沒眠床睡浴堂沒枕頭疊石頭

蟾蜍羅毋好哭我的凳子恁大張
蟾蜍羅莫愁喔田埂長又長我們共下平平坐

蟾蜍羅共下來我个眠床四四方方
蟾蜍羅共快來禾埕尾到頭一哪耶恁涼爽

老南風

月光華華照在簷下飄泊落地的泥沙
星子閃爍在天頂上照過多久的人間

南風吹過來
南風又遠離
不知會去哪裡
是否同頭擺頭擺是同一陣風

河水川流流過大圳上浣衣戲水的人有過幾多
蓮霧樹結果落在伯公下保佑祂的子弟從年輕到老

熱天輪轉來
熱天又轉寒
何時會再溫暖
是否那未來未來還會美麗如昔

山脈

又係一日愛過核
天色漸漸暗欵
佇面前个中央山脈
像緊來緊遠緊來緊淡

該路燈火一盞盞定定點著來
照分臨暗个人啊拚事拚核了啊好轉擺放懶

又係一日愛過核
天色漸漸暗欵
佇遠方个月光山脈
像越來越近越係清楚

天頂个星仔一粒粒恬恬來照光
照分夜歸个人啊拚歸日瘵欵啊心頭放緩來歸屋下

夜色轉黠烏念起入鄉路
心情搭分風望佢向南送
山高來擋阻改請月光渡
風吹檳榔樹撩人心肝肚

夜恁深欵啊
山脈該頭个人啊
夜係深欵啊
毋知佢等啊睡欵嘛
毋知佢等啊睡啊好嘛

註／

- 核：完
- 定定：慢慢
- 分：給
- 事：工作
- 月光山脈：為美濃山系
- 瘵：累
- 黠烏：深黑
- 搭分：託付
- 渡：托，照顧
- 睡欵嘛：睡了沒

黃瑋傑



來自高雄美濃，從事客家及多種音樂創作，關注及參與許多社會、環境議題，核心關懷為人與土地細微之聲，期望透過音樂將許多真實故事帶到更遠更多的地方。2015年發行首張客語創作專輯〈天光。日〉，入圍第26屆金曲獎最佳客語專輯與演唱人獎，獲第六屆金音獎最佳民謠單曲獎。

親親校友詩歌班

親親校友詩歌班是由親親蝴蝶城堡幼兒園(原親親幼稚園)歷屆畢業校友組成的愛樂藝文團體。每年定期發表作品，現在總共成員約四十名，除國中生五名外，餘皆散佈在花蓮市各國小。負責人陳碧連老師自就讀彰化師大時期，即指導該校輔導系班級榮獲全國中區大專院校詩歌朗誦比賽兩屆冠軍，對詩歌的熱愛未曾削減。

多數成員至少修習一種樂器，並有參加中英文演講比賽的經驗。歷年來在花蓮天祥國際同濟會辦理的演講比賽，與松園詩歌月辦理的詩歌朗誦比賽中，都有輝煌的記錄。

近年公開演出作品如下：

- 2014.6—松園端午詩歌月競賽／獲團體組冠軍
- 2013.7—花蓮港花蓮／蜂飼耳作陳黎譯（30人）
- 2012.7—出塞曲／送別／席慕蓉（28人）
- 2011.7—洛陽橋／余光中（16人）
- 2010.7—帶你回花蓮／楊牧（20人）
- 2009.7—七星潭／花崗山掇拾（20人）
- 2008.7—天下第一長聯／雲南昆明大觀樓（16人）
- 2007.6—森林的詩／林煥彰（18人）





特別收錄：2015 網路徵件
「一行詩」入圍創作



失眠

轉，鯨魚在摩天輪擱淺。 _____ 上 弦

買衣服

短裙的好，因為你胸不大。 _____ 冰流

日常音樂課

學小米在酒甕裡，練習校正發音
_____ 林姿伶

魚與熊掌都不能放

我是你父親，你父親是個女人。

_____ 周儒婷

從未如此貼近過

地上你我的影子比做愛時還親密

_____ 李敬邦

心碎的疑問

連筋都拉不開，怎麼會劈腿？

_____ 璟哥

老妓

揭開裙底凝望內裡有多少聖人 _____ 蚯蚓

金婚

一只金戒指贈五十朵帶刺紅玫瑰 ____萊恩

牙醫師

嵌在額上的照妖鏡，瞪著投降的洞穴 ____紅荳

筆

親吻紙張的聲音引導你走向故事 ____王嵐萱

寄居蟹之歌

一只塑膠瓶蓋，竟也懂我對家的想望

____葛劼

堪憂的蕃薯未來

讀不讀，毒不毒，獨不獨。

____佟真

逝去

爸，媽睡了好久，忘了吃飯，也忘了呼吸。 ____K

停屍間

這俱樂部可真熱門，還得拿號碼牌。 ____馬加加

除塵輪

滾進你的世界，黏走你的一切。

____潘哲琳

詩在遠方，也在生活週遭

1917年胡適寫下第一首白話詩，中文新詩如今即將迎向百年；2006年我們開始「太平洋詩歌節」，今秋堂堂進入第二個十年！第十一屆太平洋詩歌節以「實可夢，詩可夢——詩在遠方，也在生活週遭」為主題，2016年11月11、12、13日，同樣於花蓮松園別館和亞士都飯店，展開三天綿密又親密的唸詩、談詩活動。

感謝世界不同地區華文詩人、詩評家齊來太平洋畔參與盛會——包括旅居柏林的楊煉，來自北京的臧棣、姜濤，來自上海的何言宏、王寅、包慧怡，來自新加坡的韓昕余——他們將與來自韓國的詩人／翻譯家韓成禮、金尚浩，來自日本的詩人／翻譯家倉本知明，來自西班牙的詩人／漢學家葉汐帆（Rachid Lamarti），以及島上不同世代的傑出詩人、詩評家陳育虹、零雨、陳義芝、楊小濱、吳懷農、黃岡、撒韻、武荖、張寶云、簡齊儒、李郁錦、黃淑貞、侯建州等，一起在松濤與海波間清談百年新詩，多語交響詩意……。今年我們特別邀請花蓮傳統詩社「洄瀾詩社」的詩人們一起聯吟，讓古典、新韻交鳴出更多新可能。還有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安璐與王爽兩位女士，她們為詩歌之美的交流與傳播，欣然從北地前來成為詩歌節志工與觀察員。

北方的聲音，南方的氣味，新東方詩意……，這三天除了聽、聞各地詩人帶來的多樣詩的美感外，我們也請到知名歌者黃瑋傑、海小姐，用曼妙的歌聲編織詩。與會詩人們也將在12日（週六）早晨圓桌詩會上，各選一首自己喜歡的詩，為大／小孩子們朗讀，現場也將邀國小、國中孩子們一起登台唸詩。

沒有人能否認詩的寶貴，也沒有人能否認詩是夢想的映現。詩在遠方，也在生活週遭。11月11至13日，三天美極的秋日週末，盡興乎來太平洋詩歌節抓寶、抓詩、抓夢，並且讓它們在我們每日生活具體走動。

策 展 人

陳 碧

















2016 太平洋詩歌節

The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6

發行人 陳淑美
策展人 陳黎
策劃 鄭瑤婷、古蔭民
執行 林素春、羅曼玲、黃世潔、吳麗涵
行政 羅曼玲、黃世潔、吳麗涵
接待 馬鳳英、楊德仁、鄭安晴、盧貞貞、盧貞宜
行銷 黃靖軒
財務 高秀錦
設計 吳麗涵、黃世潔、羅尹君
圖片提供 王祥薰
出版 花蓮縣文化局
場地 松園別館／花蓮市松園街65號
亞士都飯店／花蓮市民權路6之1號

指導單位 |  文化局 | 主辦單位 |  花蓮縣政府  花蓮縣文化局 | 承辦單位 |  M 祥瀧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 |  花蓮亞士都飯店 | 台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花蓮酒廠 | 吳明益律師 | 施至隆先生

特別感謝 | (詩寫花蓮) 詩人／葉日松、陳黎

特別感謝 | (文學推廣活動) 詩人／林達陽、陳湘華、邱上林；場地／繭裏子X花蓮日日、國福國小、富里國中

特別感謝 | 黃淑貞、侯建州、簡齊儒